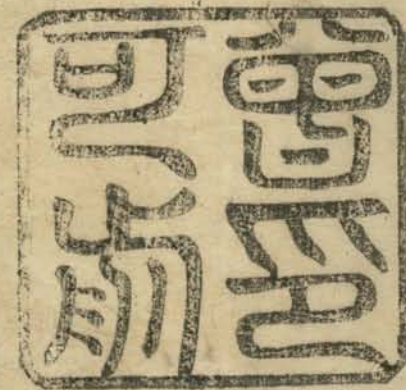


同郡友弟曾可前退

如誤



新刻表會元王蟠集目錄

卷上

乞進講大學衍義疏

防河議

刻玉海序

皇祖成功文章頌有序

刻文章辨體序

刻文中子序

叙守考績序

江陵徐使君任黃岡序

唐醫序

壽封公龍川郭公七十序

鄒翁壽序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李母壽序

戶部侍郎黃見峯七十序

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壽徐母沈夫人五十序

北遊稿小序

毛穎陳玄石泓楷素德

煖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玉壺永賦

卷下

上方山一

上方山二

上方山三

上方山四

游西山一

游西山二

游西山三

游西山四

游西山五

小西天一

小西天二

戒壇山一

戒壇山二

游九龍池

顯靈宮西閣

顯靈宮栢

極樂寺紀遊

三中寺紀遊

錦石灘

岳陽紀行

嘉魚紀遊

大別山

龍湖

二聖寺遊紀

啟王荆石座上時方家居

答小修吳尚之

龔壽亭母舅

答汪魏學靜峯

劉都諫

梅閣后

湯義仍

黃司業毅菴

又

李卓吾

又

又

馮侍郎琢菴

陶編修石簣

又

答江長洲綠羅

黃慎軒

薛大參青雷

答蕭贊善玄圃

答王衷太史

答陶石簣

答駱儀部

答姚侍御

詩

信陽道中卽事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山中看雲

其二

送李吉七予告南歸

飲小修所攜惠泉

其三

仙人洞

萬猿書室

荷花池

其六

青石橋

三日行山中

其二

其四

其二

天均洞

兩岸芙蓉

春色滿園

天香噴道

堯花洞

滙清亭

發遂亭

其二

中郎弟

夜集大人宅

苦雨

四面琅玕

蟠柏亭

五老峰

過郾城

送潘松雪桂史

其三

小修弟

贈毛丈

其二

食魚笋

馬上起憶石浦山房

村居

新春索居

齋中獨坐

月夜登樓

其二

月下蕭允升顧開雍集小魚

其二

同王昭素及兩弟夜飲

晨起

壽鄭大司馬

偶題

看華嚴經

有感

雪中共惟長舅氏飲

元宵

夏日黃平倩邀飲

題馮中允貞壽冊

金人捧劍篇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諭輔臣經理復命

作詩恭紀

新正三日雪窓早起

獨坐

對酒

劉都諫左遷

過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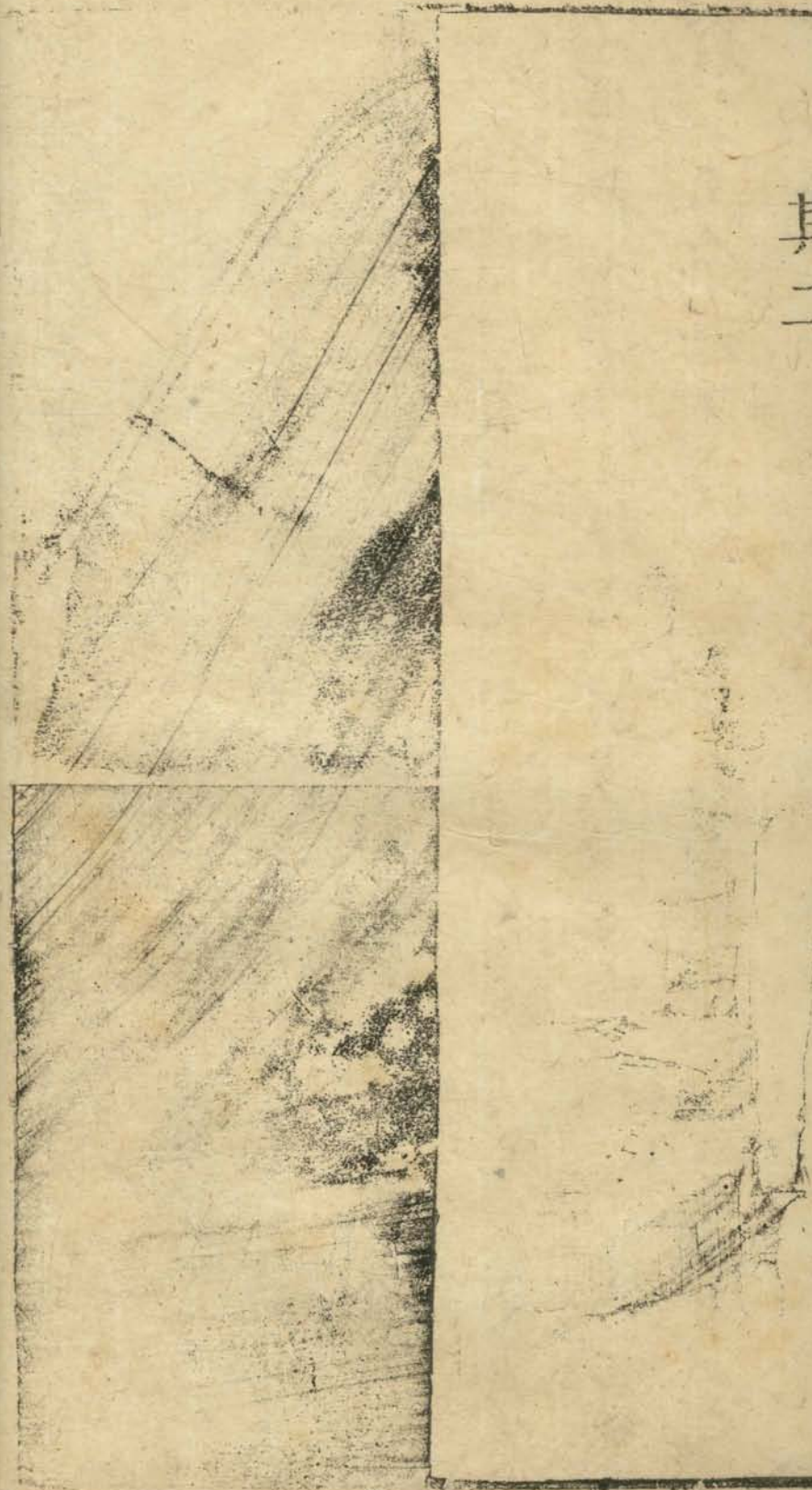
題廬馬巷

題柏溪沈先生墨竹

白燕篇為元馭閣老賦

顧仲方画山水歌

其二



新鐫玉蟠表會元集卷上



公安表宗道玉蟠甫著

乞進講大學衍義疏

伏惟 皇上効明聖緝熙之學、采老成芹曝之獻、數
日以來、御經筵者一、御日講者二、披圖對史、左誦右
詢、遠陋金華白虎之談、近跨邇英延議之論矣、臣數
從豹尾中仰窺 聖衷惕厲、不勝忭踊竊効塵露少
裨淵嶽焉、臣竊睹儒臣進講、曰經曰史、詎不稱古訓
哉、然而經史以外、尚有足羽翼聖真、補苴鴻猷者、謹

按大學衍義一書先臣真德秀氏之所爲纂也。總先聖之規模，則先王之典謨、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該後賢之議論，則繼之思孟、况雄、仲舒、敦頤之說，衍格致則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衍誠正則崇敬畏，戒逸欲，衍修身則謹言行，正威儀，衍齊家則重妃匹，定國本，嚴內治，教戚屬，網羅先躅，捃摭舊聞，其廣則併天極地，其細則繭絲蠅毛，其分則洪河之散流，其合則戶之有樞也，而車有轂，萬禩之理，忽來茲之龜鏡，具是斯已，勤矣。臣愚以爲儒臣進講經史而外，益

以此書必能仰資黼座，弘贊化理，啟沃灌溉，功匪尠鮮。臣復惟系大于學，哲后所務，非第如經生齷齪據梧，晤伊揚扞，以鬪博雅，資楮墨已也。其躬修貴約，其履蹈貴實，其咨詢貴虛，其學問貴恒。夫衍義所載一言一藥，而稽之今日于症，最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令嫡媵有分，定國本，令睹聽無惑，嚴內治，令巨鎬無竊柄，而圖茲三者，在皇上一念敬畏，自標直影，隨故曰躬修貴約也。夫格致誠正，初無奇艷，世主所潤視之者，藉令陽浮慕于廣廷之上，而陰違戾于重帷

之中。是戲塵飢薦芻狗。而耕石田也。安所用之矣。故曰履蹈貴實也。黼辰之上。人主高拱穆然。何論神明。而二三儒臣。跼蹐毋敢失尺寸。執牙籤屏息得畢。所肄于前。大善矣。臣獨計明主得少假借。媿媿下訊。云何格致。云何誠正。云何修身而齊家。二三儒臣各薦所見。其當上指與否。俱且和顏受之。有不析肝剝膽者。非夫也。故曰咨詢貴虛也。夫日新時保。衍義所稱引。臣竊見皇上者在冲齡。講筵之御。燠寒不輟。而近歲傳免者屢矣。今雖銳志講學。萬無復輟而

臣已閔然有鮮終之慮焉。衍義之所稱緝熙日新。與戒逸欲者。可不日陳于耳。以預防之乎。故曰問學貴恒也。且臣伏聞高皇帝投戈未幾。卽取衍義書之。廡壁而世宗朝亦嘗取衍義。君臣講論爲倡和詩。此豈飭弘文之偉儀。修太平之壯觀已哉。其躬修誠約。其踐履誠實。其咨詢誠虛。其問學誠恒也。此祖宗故實。非臣臆見繩武光先。實在今日。伏望皇上下采芻蕘。特命儒臣進講大學衍義。設誠力行。臣所云四者。臣幸甚。天下幸甚。

防河議

今天下譚防河者，豈不稱甚善哉！日者祥符蘭陽間，河決百餘丈，湮城郭，毒人民，患非尠矣。然僅及沿河之人民，未至奔潰四出為根本害，而其沿堤之瑕者，補之令堅且厚，尚可支目前，而徐邳以南則為害茲大矣。蓋害在河以南為四肢之病，在徐邳則瘦之附咽喉，失今不治，憂尚忍言乎！異日者徐邳之間，黃淮合流，今黃強而淮弱，則不能合，和強則易決，高寶之間，決而國家數百萬飛輓雲連，將何道以濟乎？則害

此當今
三大患
貫太傅
所痛哭

流涕者
也

在運道，淮不敵黃，將縮而旁潰，旁潰其及泗州乎？則害在陵寢，且黃繇清河凡四折而趣海，藉令一者不守，而淮安高寶鹽興之民，何恃弗為魚乎？則害在人民，是河南諸處害僅人民，而徐邳間則合害運道陵寢而三也。二三瞿瞿之臣，蒿目而畫者，不出疏築二義，然理勢固不能出疏築二議矣。是在當事者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往治河之臣，計謂堤深則能束水，水受則勢迅而沙淤隨下，是寓疏于築，不可謂非便計。今沙竟未能滌，而水日益高，將復議增堤，增之不

詩畫了

已將隆之干天也。無論靡內帑，卽緩急奚益也。邇年議少異矣。是故議重開草灣，議開月河板閘，議落崔鎮等堤。夫開草灣，僅能防西堤之冲，有如從清江決而入柰何，則重開草灣非計也。夫河堤不足賴矣。將月河足賴乎，則開月河非計也。今崔鎮徐二堤流甚細，季太三義亦塞。今雖落之，豈能洩洪洞之流，則落崔鎮等堤亦非計也。然則遂無計乎？曰：酌之疏與築之間，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夫河南之境，冰堅難測，而徐淮地燠，鮮冰。于季冬測其淺深，而濬之及底焉。久

先援三策以破

淺陋

之河益深，水益日卑，不憂潰矣。此疏之一策也。又自大河口別開一河，至瓦子灘，以接草灣，出顏家河，庶幾正河不冲入清江，閘乎。此又疏之一策也。夫安東至雲梯一帶，業已堤之，而郊陵至半賽四十里，不可爲束堤乎。此築之一策也。凡此皆補苴殘漏之計矣。乃若功力甚鉅，可計萬全者，似莫若復故道。河自桃源三義鎮，達葉家冲，而合淮，寔惟故道。而濟運一河，迺支河耳。今河流竟棄正河，而據支河，有如復此，直接顏河，足可支數十年無恙。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將

此久安長治之計

歸重得
八上善
于收法

在于此。是又善行其疏之上策。而築可無論已。語曰。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能為。夫唐堯且咨嗟俾乂。而漢武沉璧馬。宣房瓠子。間而為詩以歎。今譚何容易哉。藉令今所陳復故道諸策。可實見之行。亦賴廟堂精擇。純心任事者。全委付之。而破拘攣。寬文法。無愛帑藏。無惜高爵。戒十羊九牧之擾。排道旁作舍之謀。即地平天成。河瀆獻瑞。可望于今日。而何慮三患。不然。吾未知空譚之可以紓患否也。

擬遼東剿平東夷 賜給總督薊遼都御史誥

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擁旄作鎮。弘資帷幄之良。秉鉞專兵。式重干城之寄。矧薊遼藩屏京國。而總督鎖鑰北門。屬羽檄之風馳。賴摹畫之天捲。言念非常之伐。宜膺不次之恩。爾總督薊遼都御史某。文武兼資。忠良夙植。器足當盤錯。出以沉幾。志不避劬勩。應之閒暇。頃者海西之弗靖。寔由那林之逆謀。雪王台之孫執。二奴之怨。鹵掠畜產。虔劉士民。結連淵藪。跳梁邊境。鼓磬聲以當轍。聚螢火以燔山。知鼠竊

鈔喻

之無能爲。顧梟謀之安可赦。爾乃克攄神算，用振皇威。甲士電馳，戈鋌日耀。先聲播而天狼膽落，全軍臨而孽虜魂消。獻斬馘者盈千，獲輜重者無算。烽燧撤警，賴以拯東鄙之危。師旅投戈，從茲釋北顧之慮。勳在廊廟，名震華夷。我武惟揚，朕心嘉悅。庸鑒勞績，爰賜寵綸。嗚呼！方叔宣猷，則周王攘外。營平展力，則漢主拓疆。嘉爾虜功，諒同先躅。爾尚恢張志意，益勵忠貞。舞兩階以格苗，朕不敢後干羽之化。出萬全而制敵，爾當克先桑土之謀。欽哉。

援古切當

刻玉海序

自唐宋來博雅君子，捃摭羣言，勒成類書者，無慮數十種。云徵事者采其繁，屬詞者擷其藻，功苑苑者鴻矣，不佞蒐獵其間，竊恨諸書所載，或誕焉而不及核，或蔓焉而不及詳，又或喋喋纖嗇焉而不及弘鉅也。其最核最詳最弘鉅者，宜莫如玉海一書。夫孔不語怪，而他輯者多尚竒僻，以駭俗，藉令肆此而能識畢方，辨癡龍，非經也。而玉海所紀，皆宇宙所必有，及世人所經見者，即譚天譚律，歷譚祥瑞，易涉幽渺，大都

振起下
三段

三段得
玉海節
要

義和氏之合流而屈軼莫莢之濫觴無甚奇者故玉海最核也他輯多揭片語採隻句以資組織助吟咏而此書繇天地及經籍制度探源溯流櫛比鱗次萬無漏一故玉海最詳也月露花鳥何關朝政他輯纍纍無非此者所謂卉譜蟬史耳淺矣此書上逮帝學下逮貨食皇皇懿懿夫孰非黼宸上務與密勿之宏議也耶故玉海最弘且鉅也而今世經生學鮮本原藉口孔氏多識鳥獸草木之語齷齷焉取前所謂載花鳥紀奇案者而綴拾之以流連光景謂足馳騁菘

入帝王
之學至
定也

林矣此其弁髦玉海也固宜嗟夫孔氏多識鳥獸草木然其學之大者不曰識大識小乎識大識小固所謂國家之典章制度也則玉海其近之也已烏可少也噫嘻士貴通達世務曉暢經濟况業以經術起家肩鴻負鉅而或不閑于古昔典故之詳沿革始末之異以徵今代之所廢所興以蒞官而考政于國家何賴焉其或者以當宁慎默也則可而有如一旦天子坐白虎觀延諸臣細旃之前上訊天文下諏地理中訪皇王霸之業及歷朝制所起異時所以善敗而

歸重經
筵具見
忠悃

乃喑然無以應。曰：主臣臣愚不及此。此無論無以將順黼藻，光揚聖德，卽職業之謂何矣。誠取玉海一書時用披閱，豈徒廣異聞，侈腹篋，亦國體臣職之助也。是用刻之以公諸菀苑，其所繇名玉海者，則前人序已詳之，茲不具論，論其所關之大，以爲入海采玉者勸爾。

皇祖成功文章頌有序

臣稽古帝王，巍乎成功，煥乎文章，惟放勳稱焉。百代罕儷矣。至乃跨躡百代，肩踵放勳，共救天壤，照耀今

古者孰逾我。皇祖哉！夫我神州之內，自相遞承禮樂文物，未盡衰易也。豈有天驕闌入中原，椎結其冠裳，汎掃其法制，如胡元也者。于斯時也，材謝神武，則成功豈易，德虧聖哲，則文章奚遑。乃太祖皇帝龍奮淮甸，禽薙醜虜，驅而置之大漠之外，自遼海以西，陰山以南，耳不聞夷靺之音，目不睹辮髮之俗。至夫馘漢擒吳，滅夏平梁，尤難殫紀。不越十禩，寰宇混一，可不謂雪百王之耻，除千古之兇者乎。功莫大矣。已乃秦鹿旣逐，湯網尚踈。皇祖又于是乎建睿謨，攄

叙成功

過緊

鴻算以潤色之。罷中書省。戒檀也。撤母后席。杜漸也。官制律令。閑亂也。頒行集禮。範世也。樂章九奏。彰功也。祖訓大誥。貽則也。皇哉唐哉。斯又皇祖之文章。所以並燁星辰者也。夫威定秦項。則馬上之習無文。治幾成康。則臣虜之羞莫雪。文章成功。信難雙美。而我皇祖乃武乃文。亦經亦緯。豈惟漢唐兩主。端拜而讓斯。亦放勳以來所未覩也。臣也。繪測天海。豈能彷彿高深。顧欽仰皇烈。亦安能已。夫揄揚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茫茫區宇。上黷下黷。扇颺四野。揚

氛五岳。天剖靈符。篤生高皇。蛇螫示異。立筴呈祥。奮起東土。爰振士旅。猛將如羆。謀臣似雨。旌髦耀目。戈鋌干雲。爰摧勁諒。爰取僞誠。遂定南服。黃鉞北指。衝堅堅瑕。扞敵敵靡。傳檄王庭。孽胡褫魂。左賢鳥散。永靖邊塵。皇曰無荒。貞我王度。積慮委心。儲思垂務。玄覽書林。遙集文圃。金科玉條。昭示來計。爰及禮樂。以洽幽明。明堂雍臺。振鷺充廷。帝典已補。王綱已張。麟麟冊府。庸顯周行。卓哉神武。宇宙永垂。軒讓五岳。禹遜神圭。懿哉聖文。日月並煌。秦規漢襲。等

于螢光武烈文謨啟佑來茲時賴文孫觀之揚之何以觀揚惟敬惟一天麻薦隆萬禩無極

刻文章辨體序

蓋古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機洩于龜馬基造于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摛藻則天壤為光抒情則丘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寢與堂異而廟寢堂之中桶與棖異節與祝異彼各有體焉梓人固不得匠意而運也而矧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

罕譬極切聽上

發辨字可聯

乎吾始置庖犧以前弗論論章章較著者則莫如詩書乃騷賦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于詩詔檄牋疏狀志之類則源于書源于詩者不得類書源于書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異寢寢之異堂其體相離尚易辨也至于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類近體詔不得類謝牋不得類疏狀不得類志此猶桶之異棖梳之異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體之中尊卑殊分禧褻殊情朝野殊態遐邇殊用疏類煩簡異宜此猶棖桶節梳之因時修短狹廣也其

正文體
謹可爲
薄俗箴

體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也。故夫不深惟其體。而以臆爲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壁之宏著。見爲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爲傷俳。黃鶴白雲之句。見爲似古。而况夫他之樸遯者乎。今天下人握夜光。家抱連城。類憚于結撰。傳景輒鳴。自鑿一堂。猥云獨喻千古。全捨津筏。猥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圓。削矩非方。卽令沉思出寰宇之外。醞釀在象數之先。終屬師心。愈遠本色矣。則吳公文章辨體之刻也。烏可以已哉。抑不佞聞之。

又發辨
字

激勵後
進處尤
有闕名
教

胡寬營新豐。至鷄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優人效孫叔敖。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叔傲也。豈非抱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堙滅之精神在。豈徒具體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體。而務自發其精神。勿離勿合。亦近亦遠。庶幾哉深于文體。而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來者矣。是在來者矣。編起古歌謠。至祭文。凡五十卷。外集起連珠。至辭曲。共五卷。

刻文中子序

喻妙

今之人方其海錯也。而調梁肉進之。見謂泊然不味。于口矣。然海錯卒不可實。枵腹不得不舍而之。梁肉者。何其味無奇。而卒周于用也。蓋余始得六子書。讀之。至莊列而神動也。已。讀文中子。泊乎其難入也。已。數數尋繹焉。而始不忍去手。盡易莊列之好好之。倘所謂無奇。而卒周于用。若梁肉者。非耶。嗟夫。自宣父微言。莫或抽緒。無論莊列諸人。汪洋橫議。而白馬逞辨。雕龍振章。湘累揚藻。代及陳隨。咏花鳥。瘖月

應妙

用文中
子之故
大矣哉
矣而卒
于平涉
無奇得
之旨哉

露生乎斯時。誰能不靡。而仲淹者。乃能抗手反經。正襟譚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今觀中說所載。講勸之言。出處之迹。具在焉。其詞簡而悉。淵而通。微而明。曲而當。旁觀大義。潛宣教旨。娓娓乎洙泗口。吻哉。所以前挽頽習。衣被時賢。洗千古而空之。揭吾道以行天者。其以為盡宋儒力乎。無亦仲淹氏為之。嗚矢矣。且也。溫魏房杜。用其土苴。磐石李祚。有如及仲淹身。竟行十二策者。其所收太平效。何可勝道。余固曰。其說無奇。而卒周于用也。非莊列氏比也。今海

文蔚列
者之誠
疑

內學士好治子家言。方海錯乎莊列。革濡首其中。而薄洙泗。正論爲無當。此風不息。將爲晉朝揮塵。諸人之濫觴。其蠹世道而蕩人心。寧有底極。故吾取諸子中。若文中子之宗。洙泗者。付劊劊氏刻之。以風天下。然吾非遂聖人之也。謂其亦可爲學聖者藉也。

叙守考績序

蜀郡以文學顯。自文翁始。而盛于司馬長卿。文翁少好學。通春秋。爲蜀郡守。第僅能選郡縣小吏受業。博士化蠶業爲文雅之鄉。邇長卿爲中郎將。建節往使。

折辨一
番

便畧定西夷。稍拓其詞賦之才。而用之武矣。然今讀其喻蜀諸篇。抑何其嶢嶢不實也。夫二子竟不能舍經生之筏。而見其竒。解辭賦之殼。而著折衝功也。豈才則畫之。華實相掩。文武不相用。譬則驅車于水。操舟于陸。能有濟乎。否耶。八閩以文學稱于海內。而唐大夫用茲起家。遂經術而嫻于文章。幾于文翁長卿。鴈行。今繇張富順原裕所言觀之。大夫豈稍稍著文學之用。如文翁長卿也歟。公摩拊小民。如慈母之哺嬰孺。守皖時。以高第著聲。守叙亦然。往歲建越賦。乃

蕭相國
之功自
此爲最

諸酋爲蜀梗餽餉不乏于時大夫功稱最 天子嘉
其績晉秩三品今又以治功報最將恩延上世矣夫
蕭鄧侯非漢廷第一功哉詰其繇則轉漕關中給食
不乏而已未嘗一日血戰矢石間廣尺寸之士而漢
高一旦抑諸將而踞何功其右大夫雖守一方要之
其給食等今而後 朝廷所謂報大夫功當不止晉
秩加恩上世已也方今狂虜跳梁仰塵宵旰薦才之
疏輒上輒報而猶苦不給金錢累累載而之邊而戰
士之枕戈呻吟者尚相藉也則今朝廷用才豈有急

切要語

今日北
虜不靖
而戰士
不飽又
值江南
民窮
財盡之
秋正是
如此

于轉餉者耶不佞居嘗嘆人中勞薪亦至邊士極耳
刀斗鋒鏑之間茹苦萬狀而猶然不得致一飽何以
激戰士心也故今日制虜之策宜莫先于飽戰士而
飽戰士于今日則尤難之難者夫何故東南之間歲
比不登枵腹以供咽喉之急當事者將益飛輓以飽
邊士則民病損飛輓以便閭閻則士卒病非有循良
兼輜鈴如唐大夫者安能兩利也語曰不習爲吏視
已成事餽饋要領業試之巴蜀矣夫豈其不宜于西
北且也唐大夫治郡甫期年晉秩矣廟堂之上不可

謂不知大夫。亦惟是叙民之慈母未忍一日遽奪。當
宁所以憐叙民者良厚。乃今當亟才之時。而又會大
夫報政之日。叙民即何能久。借大夫哉。計朝廷所謂
用大夫者。當益要。而大夫所以自效者。必且超轉餉
之功。而上之不獨賢于文翁長卿已矣。

江陵涂使君任黃岡序

不佞聞句章薦紳津津乎談涂使君。不置口。無何補
蕪陽。蕪陽者楚巖邑。不佞有先人之敝廬在我。諸父
昆弟實稱編齒。不佞聞之而喜。無幾何而以治行移

情義
悽

訊問
景如見

恍然
五之世

江陵不佞抑又喜。江陵距吾邑僅一舍。豈其無豈弟
之餘。以波及我。甫餘二禩。而侯又之齊安矣。侯且行。
鄰里父老趾不及闔閭者。累累至衢塞。相藉以慶。農
者負耜買者弛擔。狂走無次。攀侯車而號。侯竟去。我
侯何去。我車爲枳。不得發。而不佞于時以役竣歸。相
值也。訊父老良苦。使君何以煦噢。爾輩令爾閔閔若
子去父如此。父老趨而前。使者胡不聞。日者女魁爲
災。吾邑稱劇然。吾儕衍食而不虞餒也。班荆休居而
不虞勞。七尺之扉。晝扃而不虞追呼。夜啟而不虞盜。

吏治井
中循良
之風
然

有子據桔唔咿而不虞困。公門數武。邈若河山。歲時
伏臘。醉飽徵逐。若稚子寧憂饑也。吾儕卽小人亦安
能飲水而忘德。蓋我使君之異政多矣。里有長河。副
爲亟裁之矣。貿粟而食。畸人不操釜而飽矣。黠有刑
矣。稅有期矣。昏類繭足而不能關。兩造之口矣。里猾
矚民橐若其困。廩今視猶爍金矣。唯是江有水。畦有
非。以充使君庖。餘無庸矣。仁乎使君。今竟去我。我柰
何不悲。不佞聞其言而感焉。夫龍門傳循吏。豈不稱
公孫僑。迺其初尚來。與人之誦。至于文翁次公輩。吏

民愛敬。蓋待十餘禩。後至于長子孫。乃可致也。而涂
使爲慈谿。其士民若嬰孺于慈母。未幾而蘄陽又未
幾而江陵。而載之愈甚。乃今齊安鄰。蘄民信之矣。惠
尤易洽者。是何其效之捷乎。豈古循良所難。而涂侯
獨易也。或曰。涂侯蓋講于性命之學者。若是則奚詫
其易。蓋昔者文翁次公輩。其才智非不魁然。然本地
未晰也。猶猶焉。朝課而暮拊。操其粗而欲精。入于人
心。夫安得不難。侯精徹乎性命。而用其土苴。及一邑
屈伸臂間。收循良之效。理有固然。奚詫其易矣。于是

愛人易
使卽武
城弦歌
之象

敝邑方侯暨諸公屬不佞一言以贈侯行不佞謹次前語以復乃侯所繇移齊安則他贈言備矣不佞得界云

唐醫序

唐生入楚中卽止余里車臺湖上湖上山水清絕唐生結茅爲室讀諸方書其中故其醫獨精吾族數百家聚村內如唐生之南阮則北阮已約轡其門都不得他往矣唐生爲人短小精悍髯如戟雅善滑稽而于理無不曉談空唐生則談空談玄唐生則談玄談

不止贊
唐生醫

道兼叙
其才執
之趨涉
世之通
是太史
公筆法

繞說醫
上來

以族人
結趣趣

米鹽唐生則談米鹽人人爲唐生已暱吾族諸伯叔兄弟多富人好酣飲狂歌呼五白擲六赤爲歡笑非唐生則不暢予自都門回諸伯叔兄弟相聚爲樂必邀唐生每會卽悵然不能捨去諸伯叔兄弟道唐生活人事多奇予爲驚喜然唐生近有四方之志欲遍遊五嶽明年復欲從我都門甚善甚善四方之活于唐生者又當不勝數第令諸伯叔兄弟一歲不樂矣唐生乞居士言居士遂信手書之

壽封公龍川郭公七袞序

形容是
傳神手

不佞曩讀吳明卿先生所爲郭太史兄弟連璧序而
知太史有翁龍川公云已聞里中一二薦紳稱龍川
翁幾七十矣而健鮎背而丹輔玉光紫氣隱隱眉宇
間時從社中浮白滿引豪吟卽壯者色奪陟絕巘屏
鳩杖不御賈勇趨趨若飛諸少年竭蹶弗及是殆將
百歲未央乎不佞竊疑焉疑翁殆稟綠筋玄山諸水
相非復凡骨又翁居近鶴樓多僊人或得從赤斧山
圖葦採扶桑椹金華芝餌之以却老駐童乎然竟未
曙公所繇老而彌健者而頃之不佞用中秘後進習

正氣凜然

次公太史明龍每篝燈劇談太史娓娓及翁事也曰予大人以經術發家諭杞杞止洗然速肖而會流賊薄城令將遁匿大人正色宣言大夫柰何愛頭顱整蕙鼠竄令賊恣意魚肉我士民耶按劍誓衆設方畧守城賊驚鳥獸散今杞士民猶加額讚郭公甦我大人雖性冲夷乎然不能遽戚事長吏以故令舒城治行最灼法當殊擢而僅移刺趙刺趙又坐與長吏議獄強項不屈拂袞歸矣歸而枕漢濱築數椽花竹環匝接罹玄怡盤薄其中縱觀彭聃莊曇氏言不爲已

見机而作更高

有。時操長鑊。課釀秫。或買鯖。艇垂綸。倦則隱囊。匡坐。調息。嗒然已耳。不佞乃正襟起曰。嗟乎。吾往疑翁所。以老而彌健者。乃今得之。昔晉人戴東哲而歌曰。我。叅以育。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翁起。杞人骨而肉。之。何論。黍稷而所泣。士民去翁如失。慈姬。迄今有不。同聲祝長生。若蠅蟬者。且不見舟乎。可五石者而載。十則溢。可千石者而載十。其運若夏屋。其止若陵。更。益之百而蝕水。僅尺也。不盡其用。乃有餘用。以翁瑰。偉才而老。刺史比于用。千未竟。一造物者。叢百禧。以。

有
壽
生

正翁。蓋恢恢乎弗盈也。今復徐徐于于。娛心覺意。釋。煩捐慮。而時跼蹐。游神清虛。翁之壽也。固宜且不佞。誦君文。吞日月而絡洞庭。靈運。颺馳。非久勤成一家。言。君將采天地精英。取無涯之知。結爲大年。以永翁。齡也。是奚翅百年哉。太史于是起謝曰。子稱引良辯。令我大人聞之。將輟然稱善。爲子進一觴乎。居無何。都諫常君心吾來言。郭君月之某日。寔維七袞。徵子。一言也。以壽。顧小子。趨趨何能。秋毫重翁無已。則向。所稱引太史前者。或可述以觴翁也。遂紀焉。

鄒翁壽序

不佞童時見翁于外大父所翁蓋踰六袞矣而秀眉
丹顏有孺子之色又十年不佞爲邑庠生會舉鄉飲
酒禮不佞同三五青衿歌鹿苹于堂下于時裒然盛
衣冠而坐者非翁耶而何以秀眉丹顏宛如不佞童
時所見也則業已心異之而至于今又十有五年蓋
不佞童時所見邑中景物多異矣孩提者盛年矣盛
年者二毛矣卽不佞亦且從少得壯而翁秀眉丹顏
顧不殊恒時聞之翁孫伯賢者曰大父不出戶數年

未悉鄒翁行實

只得

以

壽上從

空發議

然

目是超

而神炯然而氣充然而步履趨然飲噉益雄也嘻大
異哉八十翁何以能爾乎或者意翁善服餌丹藥所
致而翁固未嘗交方外士無所得殮露飲液術也又
或意翁有異骨如所稱綠筋玄山者而翁又不然則
竟何術致焉求其所繇致此者而不得則相與異之
且望之曰翁且九袞且百齡夫九袞百齡乃翁所饒
然而不足爲翁多也翁蓋有真壽者存何爲真壽非
耄非耄非期非頤非松喬非冥靈嬰孺所具白首或
未知今夫嬰孺髮鬢而膚澤迨其老也鬢者化素澤

者。化。瘁。而。此。嬰。孺。能。飲。能。噉。能。動。能。止。能。啼。能。笑。能。語。能。默。之。知。自。童。至。老。不。衰。不。移。鬢。髮。可。素。此。知。不。素。膚。澤。可。瘞。此。知。不。瘁。知。此。知。之。原。者。可。以。一。瞬。天。地。而。蟬。蛻。乎。今。古。是。之。謂。真。壽。松。喬。昧。之。故。與。殤。等。冥。靈。昧。之。故。與。槿。等。乃。翁。却。掃。跌。坐。久。矣。却。掃。久。必。能。息。諸。塵。緣。息。緣。則。靜。靜。則。虛。虛。則。通。通。則。智。生。智。生。則。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其。知。無。涯。無。涯。之。知。是。爲。大。年。九。袞。百。齡。一。展。臂。頃。何。足。論。也。抑。不。佞。聞。之。智。弗。具。者。萬。行。奚。源。矣。行。不。備。者。一。智。奚。托。矣。

故。單。輪。不。運。孤。掌。不。鳴。而。獨。翼。不。蜚。故。行。也。者。載。智。而。運。合。智。而。鳴。副。智。而。蜚。者。也。自。吾。邑。有。翁。而。窶。人。多。以。飽。寒。者。或。以。溫。行。者。不。苦。無。梁。而。賢。人。之。祠。不。至。漶。漫。則。公。之。行。也。爲。貴。公。子。而。有。以。自。下。遺。榮。以。安。一。壑。之。內。其。所。衣。食。不。及。中。人。則。公。之。行。也。訓。子。若。孫。多。長。者。之。行。則。皆。公。之。行。也。士。行。幾。備。矣。行。備。故。意。無。闕。意。無。闕。故。智。速。具。智。速。具。故。知。無。涯。知。無。涯。故。得。大。年。得。大。年。故。得。真。壽。得。真。壽。者。方。且。超。于。支。干。之。初。方。且。遊。于。無。障。礙。之。野。方。且。寢。處。于。不。雕。

之園故可縮百年爲一時。可演一時爲百年。其使眉秀而丹顏者。其餘也。故曰所以立命而或者猶然索翁于形骸之中。改衰之內。誇修齡于一瞬之間。不亦遠夫。于是邑長者聞不佞言而善之。曰子之論在形色外。卽吾儕將藉以求真壽焉。曷書以壽鄒翁。庶幾鄒翁益勉其所爲大年者。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吾同郡宦遊都門者僅數人。而廷尉易子易齒最長。其最少者爲不佞。然子易母孺人尚健飯。而其年已

以八十
并在官
卽逮養
立論便
有根據

八十矣。藉令家孺人在者。纔五十餘耳。不佞安得不羨子易。微獨不佞也。同郡諸君之母亦多不逮養者。而子易母逮養。諸君母卽逮養。多不在官邸。而子易母獨在官邸。抑又難矣。于是同郡諸君子爭艷談之。且詫孺人所以致壽之多。或曰適也。孺人春秋彌高。而意加適。適則神全。神全則榮衛安和。而血氣無結。輻之患。或曰吾聞老人多愁。而孺人轉適。何哉。曰以子貴也。其居平九熊裂織。不厭劬勞者。徒欲其子致通顯。以庶幾一旦恩綸之貴。今遂矣。譬樹果者。享其

實摘噉之際得無快乎。或曰：非然也。以子賢也。嚴次卿、潘孟陽諸公豈不通顯而其貴祗足重母氏慮。至如楚萊子莞葭爲牆、蓬蒿爲室，賤矣。當其兒啼庭下時，其父母寧不舉觴相屬，輒然稱快，則適親之不在貴明甚。子易賢者，能罄心畢力以娛其母，居嘗市其麤啗，母市鮮華衣，衣母其委曲娛親，不減楚萊子乎。而貴過之矣。不佞聞而嘆曰：斯言是也。雖然，未曙乎孺人之心也。子易益亟謂我言。初奉母入都門時，親知慮孺人春秋高，不宜遠涉，孺人笑曰：我豈遽衰哉。

引母有
古賢母
風爲雋
不疑母
伏案

我聞廷尉天下平，我所以往欲觀孺子所爲耳。乃子易竟能長跽受教，慈祥哀矜，遑遑服念爲囚求生，民以不寃。母柰何不安其食，美其服，適其適哉。蓋昔者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不疑有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他時。而鄭母崔坐閣內聽其子裁決，當理則悅，不可則引床下責愧之。自古賢母知大義，能就其子名大率如子易母矣。子易今者又受命讞獄，滇黔矣。滇黔之地遠且雜夷，雜夷則民多獸悍，易櫻刑網。

而地遠則冤抑之引領望伸者不啻火中之思寒泉。子易奉宣上恩所至多所平反。梏拳獲解。園狴一清。如蠲羅釋網。魚鳥泳飛。泉灑露滋。而枯槁鮮妍。其爲陰德可勝道乎。昔之治獄多陰德者。其效至于興子孫。夫福及其所生。而福及其所自生。又何疑焉。是以刑得其平。號曰祥刑。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故祥于國則長國。祥于家則長親。理有固然。其無足異。今子易能敬由獄。大之以培國家之元和。而其緒餘以壽母。卽臣道子道具是矣。茲行也。適值孺

于家上
見國于
于上見
臣是大
議論

人設悅之辰。子易于是披服仁慈。以爲欄。霈潤宣澤。以爲觴。以哀矜爲祈祝。以平反爲芝朮。子易之壽親。不亦大乎。茲又不佞之所重羨子易者也。于是同郡諸君子猥有取不佞之言。遂書以賀孺人。孺人聞不佞祥刑之語。當又加適矣。

李母壽序

李先生之于不佞。忘年友也。先生將解組歸也。則不佞謂之曰。公青鬢長才。甫發軔乎治郡。而柰何遽戀猿鶴哉。李先生曰。吾歸自爲吾母耳。不佞又曰。夫郡

瓌叔飲
水盡惟
李先生
之謂矣

齋不足舞斑爛耶。皖江豈無鯉耶。而何以歸為。曰。吾母每飢。輒念吾兄姊。何能為我淹也。吾又以大義勸李先生。大都謂致身之于竭力也。等耳。奈何為一節之士。而先生殊不顧。不佞度不能強。則竊計李先生行李。惟有琴鶴無恙。安能薪琴燔鶴以飽太夫人。而李先生則並掀髯自得。吾有種秫田數頃。何慮甘臠。且吾歸而採白湖之毛。絕勝皖江鯉矣。不佞益嘆李先生賢哉。昔毛義動色于捧檄。先生快意于解組。雖進退不倫。其致一也。不佞雅聞李太夫人素癯。而今

者得起居狀于吾叔氏。貌加腴而神愈增于昔。則李先生致之也。夫李先生所繇致母壽者何也。竭蹶聚甘。臠朝夕。偕兄若弟。跪而觴膝下。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寧遺二千石之榮。不以遠離庭闈。苦太夫人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李先生郎爽鳩時。所活三木。桁楊間人甚夥。而安慶之人。餓骨立者。相枕也。則李先生寔肉之。彼匪木匪石。忍不為太夫人額手向天乞年耶。則太夫人又宜壽。雖然。李先生未老遺世。稜稜有仙骨焉。子瞻所云。若不富貴。必當得道者也。昔張

魏公尚能助發其母夫人計氏徹證而况乎具豪傑之資。修不朽之業。高卧泉石之間。可以坐進此道。若李先生也者。吾固知太夫人者不必殮霞飲液而自翛然出。毀表之外。直揖金母乎瑤池。偕樊魏兩夫人拍肩而遨。羅郁而下。不論也。斯又何論乎。百年此孟浪之言。俗士之所笑。而李先生之所獨契者。太夫人今且七表不佞。遂取此賀矣。

戶部侍郎王見峯七表序

見峯王公司理吾郡時。不佞生甫四齡耳。又十有六

追延往

年而不佞舉于鄉。猶憶歌鹿之次日。全藩士進大中丞戟門下。入而再拜起。侍兩楹。不佞從旁窺中丞公風貌稜稜。顧盼雄毅。鬚鬢面澤。可三十許歲人。及出而同郡二三子相告。此我輩兒時所見王司理者也。不佞驚詫歲月久矣。而丰儀若此乎。蓋又十有六年。而不佞得晤公。仲子太僕君乃知公容髣履。不異開府楚中時。夫自公司理以至于今。幾四十年。不佞于其間。孩而少。少而壯。壯而壯。齡日化。月遷。二毛且逼之矣。而公獨無改于疇昔。豈非異人乎。太僕

羅治之
金名爲
不祥而
王公以
頌德懿
行感動
造物令
銘金頭
爲奇欲
奇矣奇
矣

公又爲余言公往夢一仙羽衣而短授公丹訣旦日出訪友人其壁懸軸大肖而歸里之明年命工鎔故開府時所有銅拳鑄爲器食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群真環列循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趾肖生雖雕鏤不能及此尤絕幻怪不可解或曰王公本抱仙骨故感異徵耳余謂不然列仙傳中旌陽最顯當其擇日具壇拜伏湛母受丹訣時宜有幽森竒秘之

論乃當時所爲慇懃付囑不過娓娓闡明奉道已耳及考旌陽積功行亦惟去貪除煩勸率邑民無絕詭者則王公之所繇能駐丹顏感異徵者可推已初王公爲司理時奉太淑人往太淑人呼公前曰理官操三尺關生民續斷孺子戒之公跪受教公每有所全活則太淑人爲加餐以故公精思爲囚求一生罅至廢眠食曰吾藉手平反加膝下餐飯也無何給事省中太淑人時舉忠厚正直爲訓公每起草輒思及親語後晉鴻臚久不調當晉開府又數遜僚友久之乃

前已夢
仙及谿
金又成
仙象俱
受徵也
恰好以
仙結局

出撫湖廣入佐計部考績公父母俱荷恩綸乃慨然
歎曰吾今庶幾能榮親矣然久宦離膝下安親謂何
遂拂衣東歸日侍太夫人且聞公定省之暇輒闔扉
趺坐一小閣閣僅容膝而冬夏不易豈其垂簾解觀
耶其爲旌陽與否未可知然觀公之孝行篤至而又
多世外之緣吾疑其必有合也公今年正七袞而太
僕君徵及蕪文侑觴遂持此說爲公壽蓋說壽固莫
辨于仙矣

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吾邑自洪成以來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業者亦
復不少獨風雅一門蓊蕪未闢士自蒙學以至白首
簾中惟蓄經書一部烟薰指南淺說數帙而已其能
誦十科策幾段及程墨後場幾篇則已高視濶步自
誇曰奧博而鄉里小兒憚之亦不翅楊子雲余爲諸
生講業石浦一耆宿來見案頭攤左傳一冊彼問是
何書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興賦小詩題齋壁塾師
大罵爾欲學成七洲耶吾邑獨此人能詩人爭嫉之
因特舉爲誡故通邑學者號詩文爲外作外之也者

邑中開
闢茶蕪
已歸功
夾山先
生

惡其妨正業也。至于佛老諸經，則共目爲妖書。而間
有一二求通其說者，則詬之甚于盜賊。此等陋俗，蓋
余廿年前所親見。而今里中三尺小子所哦者，非兩
漢卽六代。無論舉義卽尺蹄往來，具有古意。道德南
華以及竺典，亦多涉獵。揮麈援毫，往往有致衣冠文
物。殆斌斌等于三吳矣。宗道兄弟三人游于都門，得
與海內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趨趨庸陋見
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爲南平一
片黃茆白葦，何得出爾三人。蓋謬疑開闢茶蕪自我

兄弟而不知，默化鎔鑄，皆舅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
少從方伯公宦四方，獨取異書秘文以歸，歸偕駕部
弟閉門讀誦。駕部公得雋後，先生誅苧城南，號曰先
春社。一時後進入社講業者如林，不肖兄弟亦其人
也。自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
大有學問。而先生又能操品藻權，鼓舞諸士。諸士窮
日夜力，玄搜博覽，以收名定價于先生。以故數年之
間，雅道大振。家操靈蛇，人握夜光，尸而祝之，當首先
生矣。顧宗道輩得先生不龜手之藥，先後見收，而先

嘉祥士
人知書

亦歸功
夾山先

生

到底方
出治太

原來

生不免于泝泝統則先生之遭也。遇不遇不足以繫先生。先生往今嘉祥嘉祥不文甚于吾邑。聞其邑士人近日頗知讀古書。所為舉義漸有文采。其他陋俗亦浸革易。然先生治此土僅數月耳。賢人所至。俄傾成化。豈不異哉。今太原為晉名封。圖經稱其士人窮理學習辭章。先王治之。是為以造父駕騏驎。風化易成。何止倍蓰于嘉祥。况石室風谷。近在封內。實仙人之窟宅。區中之奧境。撫字之暇。攜其士人攝屐登臨。論道講義。幽巖絕壁。墨潘淋漓。自今以往。雅道西矣。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三件聯
絡挑剔
總歸重
有後上

敘事如
大史筆

區中之福曰壽曰貴曰有後。然世未有兼得之者也。故鶴髮鮐背者多。帶索茹艸之流。紆金曳紫者多。摧蘭折玉之歎。至于軒冕耄耄。貴且壽矣。不必有子。有子不必賢。蓋福為行果。行為福因。行有偏完。故福有勝劣。若封公金翁之福。則幾完矣。翁早擅文藻。屢試高等。餼廩東序。垂及貢期。一旦翻然曰。吾父子修經生業。兒幸獲雋。焚膏之勞。亦既酬矣。奈何念一老博士。自苦帖括間乎。遂謝青衿。娑婆里閭。每風晨月夕。

有後上
見出壽
而貴

徜徉泉石。一觴一咏。有古逸士之致。室有賢媛。相莊
白首。雖孟梁之媿德。陶瞿之偕隱。無以踰焉。有子霜
鐔。君奮身甲第。筮仕花縣。初宰太原。治行卓犖。臺使
以地不滿才。奏移汾陽。太原士民如饑失乳。闔邑兒
啼。詣闕乞留。仍治舊邑。至己亥春。聲稱益赫。竟調陽
曲陽。曲。晉大邑也。附省郭繁。劇萬狀。而霜鐔君投錯
益銛。在冗彌聞。神明侔于浚儀。禮讓等于雍丘。以是
尸祝盈邑。歌謠沸巷。屢薦登剡。遂膺恩綍。封翁如子
官。母爲孺人。翁以賢子貴。伉儷偕壽。其于區中之福。

成後放
生近世
仕夫士
庶有文
有會亦
既諒切
矣但臨

亦幾完矣。或曰。金翁之福。蓋偶值耳。如風墮花。錦茵
泥途。豈有因乎。余曰。非也。或曰。金公能齋養。是以壽
能義方。是以貴耳。余又曰。非也。或曰。金翁及孺人。天
性慈悲。食常蔬素。卽爲祭養。勢須肉食。然晨鳧夜鯉。
亦第取備屠門而已。有生以來。未嘗身踐血氣之類。
其壽且貴。或因此乎。余乃歎曰。金翁之福。端由此矣。
蓋余每讀竺書所說禁戒甚多。獨首殺業。故世有持
不殺戒者。壽其身。昌其嗣。若表隨景。必符之理也。今
夫胎卵濕化。等一軀命。人寔胎族之一。而日驅此四

財時殺
祀旋露
土意消
言者間
有之

族者于刀砧湯火中以甘其口。蓋一歲之間。怨懟何止千萬。其身之福。安得不就銷損乎。持戒殺者。一生所活。當盈百千萬億。不可稱量。寧有百千萬億。不可稱量。種種生命。卽德感恩。而不能資一身之福者。故於英以養鯉。得仙。劉守以放魚。延算。餒一雀。而累世三公。濟羣蟻。而立取上第。由此推之。活尺鱗。全寸羽。俱得勝報。無不應者。况于終身持不殺戒。所受福報。豈有量哉。金翁伉儷。偕壽復以子貴。又何疑也。余又聞霜鐔君為宰。視四封人等一子。想笞朴輕刑。未嘗

霜鐔推
乃翁戒
殺以活
民愈見
有後而
富與貴
益足徵
矣

妄施。全活饑窶。不可勝紀。施于有政。大都封公。不殺之教也。夫翁第能活物。而霜鐔移以活民。公仁行于一家。而霜鐔行之乎一邑。霜鐔自茲以往。位益通顯。所以濟民利生者。當益廣。由茲觀之。金氏之福。蓋未艾也。余舅夾山先生。及其君某君。霜鐔君父母之偕壽。而膺封也。索不佞語為賀。舅氏有命。不佞何敢稱不文。遂推金翁所由致福者。以復。

壽徐母沈夫人五表序

國朝相業精明寬大。推華亭徐文貞公。其子孫數

益繁鳴珂之聲相屬也。而又皆賢不墮其家聲。所謂太山之壤實生松栢信矣。乃其流風遺教浸于一門。雖內而綠窓青閨之彥。其壺德婦行亦多可述者。何獨男子若文貞公子奉常仰齋公之貳。今臺中司檢賓夫之母沈夫人其一也。夫人名家子。歸奉常公時。嫡已故。攝行室事。是時文貞公方秉樞莞而奉常爲尚寶。父子皆官京師。家務紛龐。夫人辛苦持家政。上事尊章。下相夫子。咸得其歡心。奉常公應簡命修萬壽宮。卯入酉出。勞甚。而夫人調飲食飭服御。以伺之。

夫人可謂大智

故得無苦。偶天寒冰結絕水。工匠不得食。夫人言于奉常公曰。何不卽以雪置炭爐中化水乎。如言果辦。其多智皆此若也。夫人明慧而婉順。絕不省妬忌。奉常公姬侍繁多。夫人獨持以退讓。卽奉常公亦曰。沈氏其有厚享乎。已而連生二子。長賓夫。賓夫生而育于姬之無子者。姬待之稍嚴。夫人顧獨喜曰。藉以教吾兒也。賓夫旣長。所交游多名士。每至輒治酒食爲歡。嘗謂賓夫曰。吾與兒約。兒若攜狎客游。治兒來者。吾門立捷。若文士來。吾典簪珥。無所惜。吾欲兒以素。

立教不
滅義方
三遷有
百賢母
之風矣

絲近朱藍耳。賓夫謹奉教。賓夫少穎異。既內佩慈訓。益勤學問。發爲聲歌。殊有韻致。以不能束手爲經生。言故有志未酬。而就先廕。久之謁選。當得奉常簿。世其父兄官。而憶母氏言。退處不競之地。故僅得臺檢。賓夫居京師。多長者游。予以文酒之會。見賓夫于黃太史所。見其溫文退讓。不類貴介公子。又出其詩示予。甚訝之。久而知其爲母夫人之教也。則相與稱說。夫人賢。其庶幾孟陶之間。又數月而值夫人五十之辰。賓夫乃謂予曰。吾無所以榮吾母者。則惟明公一

以教子
翻捲到
底緣五
十上發
無別生
奇意耳

言藉以佐觴。予稔知其賢。不復辭。乃謂賓夫曰。無論夫人賢。宜壽。靜宜壽。仁慈宜壽。卽所以教賓夫者。至矣。而不食其報。豈理也哉。今賓夫之筮仕方始。而夫人之望百歲僅半。猶行千里者之步武也。自是賓夫日貴。夫人之壽日臻。當崇隆之地。輝耀先世。而獻期頤之觴。其不卜可知乎。若是則賓夫之貴。與夫人之壽。皆未艾也。予之言不止此也。聊書其大都以爲前茅。

玉璫此
言直是
秦銅照
膽

或曰丘長孺游閒公子也或曰長孺非游閒公子其胸中磊塊甚姑托游閒以耗磨之余謂前論得丘肉後論得丘骨矣尚未及彼焦腑也蓋此人焦腑包絡甚密非飲上池水不可見不可見則長孺止一游閒公子何磊塊之有若余則見長孺之骨矣又見長孺之焦腑又見長孺之真于長孺焦腑之外夫長孺焦腑之外度長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從知之以長孺所不自知及交游無所從知者而余獨悉知之而深言之則聞者不以爲妄必以爲誇不知姑論其

于詩中
見出丘
長孺于
序中見
出詩中
丘長孺
可謂長
孺傳神

詩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非丘長孺之詩丘長孺也雖然以此論長孺詩以此詩論長孺俱在焦腑之內猶長孺所能自知者蓋詩固不盡長孺長孺所能自知亦不盡長孺也今日晨起櫛罷長孺北遊稿寄至余讀一過爲寫此數行硯凍人懶不知便可稱北遊稿序否又不知便可當復丘長孺否縱欲作書亦不過何時更北遊五字而已萬曆丙申冬日
此書原係信意信手寫出極欠齊整而淑正

新安詹
濂字

却騰得如此齊齊整整遂不成模樣矣家三弟在家讀書作文學作忠厚人亦快事也免不作書又作此數行可笑可笑宗道頓首

傳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毛穎本中山後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唐遂由中山徙四吳而其友陳玄石泓楮素者相與同起處陳玄者秦五大夫裔世居易水後散處都會間惟遊款者貴盛甲天下自萬石君以躬行顯于漢而子孫能

先設爲
四君相
詎以後
見四君
定交有
步驟

世其業者莫若石泓從清從絳從端溪俱有名而楮素者一名知白其業成于蔡黃門楮先生其昆季也初毛穎謂泓曰若塊處跬步不移母乃好逸乎泓應曰吾不能效若齷齪勞形也素亦謂玄曰若黧黧自汚非夫哉玄應曰若皎皎者乃易汚蓋穎嗜動而泓嗜靜楮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始定交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

援引是
事無遺
博極群
書矣

義之獨
擅名千
古如是
哉

習不能用。項稍用，亦不肯竟去。學劍而四人者，遂擯于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投之，楮素謁李意，其意其裂焉。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忿，俱不能為二友爭。已而入坐，左思藩溷，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知藩溷之褻，而重左之博雅，不能捨去。左賦三都，膾炙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于王羲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以毛君為刀劍，以陳君為鑿甲，以石君為城池，以楮君為陣，吾其遂為天下勅乎？羲之均傳諸子孫，子孫

四君相
商報德
妙

待四人敬不衰。至今稱臨池業，自烏衣一派外，無兩者。本羲之暱也，四人力也。自是四人名逾重，無論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最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告于楮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迄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主人禮遇，相議所以報德者，于是泓謂素曰：吾聞主人方玄覽，逃搜為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時。以問穎，穎曰：願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

主人報
四君好
應

果是犬
史斷法

愛摩頂虛主人任用卒相與畢力任事終始無間云
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太史公曰。夫士遇合固各
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劉項時。齷齪。弑囊中。以爲
計。畫無復之爾。及其遭時。遇主。彈冠俱興。並有顯代。
聲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令此四君懷忮。並進。各不相
能。功亦不就。乃能相挽。相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
乎。可謂善始。令終。無負師濟之義者矣。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明興二百餘禩。來其爲翰林學士者。若劉宋諸公而

提出至
重至清
至榮得
婉入意

下若干人。無論淑慝。皆不宜泯沒無紀。爰題其姓氏
于石。而其受簡記焉。某竊惟翰林非古所稱天祿石
渠之府。金馬著作之庭也。耶。而其所設官最崇者。則
莫若學士。天子有時坐細旒。則鏘鏘委珮。其間時
效獻替。啓沃心。至重也。自總攬制作。黼藻絲綸之外。
一切簿書期會。弗得溷焉。至清也。右文之主。時溫語
清問。體貌有加。卽列曹寺卿。弗敢望。至榮也。夫士伏
處窮巷。以章句發家。至當國家重任。至清至榮。而今
且勒之貞砥。是可以不朽矣。然隆碣之間。姓氏臚列。

叙法整
歲不減
王元之
待漏院

褒貶如
春秋之
筆

崇者躋輔相。次亦卿清曹。則固有甚德卓爾名世。若
威鳳祥麟。世爭先睹其名。為快者矣。則又有膚功在
世。眾指其名。俯額稱頌。願家尸戶祝之者矣。則又有
雕蟲繡虎。爛若春華。後人誦其隻句。等于吉光片羽
者矣。則又有美食安坐。糜大廩。立致公輔。行不唱內
庭。外嚮無纖效者矣。則又有張臆逞胸。聚賂集穢。齟
齟賢豪。至今耳甚。姓氏若狼鴟在園。思逐之者矣。夫
德如麟鳳者。最上。膚功在世者。次之。雕蟲繡虎者。又
次之。美食安坐者。為下。張臆逞胸者。抑最下矣。嗟夫

頌應妙
又善規
譏

期望意
倦倦

嗟夫。此名一刻也。最上者固益彰。而最下者亦愈顯
矣。夫使最下之名益顯。何如伏處窮巷。尚足藏拙乎。
是前所稱至重。至清。至榮。乃至難稱。而所謂可託不
朽者。乃易以速之朽。可不懼哉。今文運郁鬱。海內麻
和。充詞臣者。靡匪一時名公鉅儒。其所謂最下者。必
不肯為勿論矣。願益茂。昭大德。宣鬯。燈澤。仰荷倚。毘
俯作楷範。以無忝太上之業。第令弗務。宣嚴師。濟徒
積時月。為勞績。則吾所稱品之下者。即不然而日事
夫提要。鈎玄。揮毫。哦誦。吐咳。珠玉。以自雄。則亦吾所

稱品之又次者其柰朝廷清華之選而亦豈茲刻石題名意也耶某頓首謹記

玉壺冰賦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嗜玉壺冰焉問于憑虛丈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攄情子其抽秘思騁妍辭侔色揣稱爲我賦之憑虛丈人逡巡而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于君子冰並潔于神人山海備載夫龍首幽風發詠于凌陰璞或獻于楚山井或鑿于凌雲賜重宣室直倍連城或不礪

起玉與
水博洽

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珍玉號貞栗冰亦堅瑩離之則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于石剡器成壺以虛而受用當其無祥巧周瓚埒奇夏瑚于是嚴律閉陰雲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驚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輝輝而內瑩追而望之若去陰團圞昇銀海迫而察之若沆瀣沆朗浮金莖若

一喻

按候妙

二喻

三喻

夫朝開霽色旭日瞳矇光射冰壺如紫金之在鎔殷殷爍爍照映房櫳或望舒繼明羲馭已沒光凝冰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若乃置于殿廡

形容清
徹之狀
宛

餘波汗
泊

列諸明堂。彩襲龍袞。色耀黼裳。琬琰陳兮。韜輝弘壁。
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俎靜閑。用昭潔拔。式供
清燕。間觶醪之璀璨。添秬鬯之泔淡。又若依玉堂近。
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翛焉遠
闐闐之塵。至若賓筵乍啟。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嘉
御錦席兮。炎大。何借龍皮之病。不用冷蛇之縈。釋肺
腑之塵執。歷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慙。
隋珠失照。趙璧讓研。刻畫非人工可及。瑰竒似神工
所完。故能今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

擬。豈寒孤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矚止及夫
戶庭。然已寬然具體乎。閨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
已濯魄於瑤瓊。亦何必躡足于峻嶒也。稱引既已。一
作而爲亂曰。玉匪冰兮。空復守貞。冰匪玉兮。未離澤
塵。冰假玉以爲用。今玉含冰而轉清。立方任器。規圓
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温如皎如。衆君子之清貞。
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曙于冰壺之德
矣乎。微子鴻辭。則冰自貞。孰章厥美矣。于是命觴飾
鼎。敬薦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斃。

新鐫玉蟠表會元集卷下



公安表宗道玉蟠甫著

上方山一

柳奇

首烏山口起。兩畔亂峯東澗。游人如行街中。中有村落。黍田林屋。絡絡不絕。饁婦牧子。隔離窺詫。村犬迎人。至接待庵。兩壁突起粘天。中間一罅。初疑此罅乃狃穴。蛇徑或別有。道達巔。不知身當從此度也。前引

愈奇

僧入罅。乃爭趨就之。至此游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屢低。方歎

光景如
画

峯之奇。而他峯又復躍出。屢跌屢歇。抵歡喜臺。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郭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爲甕。雖復騰縱。不能出欄。其峰巒變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欄楯。俱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趺。餘不能悉記也。

上方山二

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毘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人巖際。庵寺皆精絕。時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時牡丹正開。院院紅馥。沾薰游裾。寺僧爭設供。山有野菜。新摘便煮。芳

香脆美。獨不解飲茶。點黃芩芽代。氣韻亦佳。夜宿喜庵。方丈共榻者。玉則之。黃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上方山三

毘盧頂之右有陡泉。望海峯。左有大小摘星峯。大摘星峯極高。一老僧說峯後有雲泉洞。甚奇。遂脫巾褫衣。導諸公行。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視失笑。至山腰少憩。則所爲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數。予已上摘星嶺。仰視峯頂。陡絕摩天。迴顧不見諸公。

獨憇峭壁下一物攀蘿疾走捷若猿猱至則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予不覺心動毛髮悚豎訊之僧也語不甚了了但指其住處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床冰冷跌坐少頃僧供黃芽湯予啜罷留錢而去亦不解揖送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黃昭素題名石壁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穴甚狹若甕口同游雖至羸者亦湏頭腰貼地乃得入穴至此始篝火一望無際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度此則堆瓊積玉蕩搖心魂不復似人間矣有

人聞世
矣震澤
隔凡有
余亭王
杜是也

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龍盤踞池畔爪牙露張臥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鍾鼓樓層疊虛豁宛然飛閣僧取石左右擊撞或類鍾聲或類鼓聲突然起立者名曰湏彌燭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山寒乳飛洒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石乳滴瀝數千年積累所成僮僕至此皆惶惑大叫予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惆悵而返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硯山每出示客客莫不驚歎為過崑山靈壁也

上方山四

從雲水洞歸。諸公共偃卧一榻上。食頃。予曰。陡泉甚近。曷往觀。皆曰佳。遂相挈循澗行。食頃至石壁。躍起百餘丈。壁淡黃色。平坦滑澤。間以五彩。壁上有石若冠若柱。熟視似欲下墮。使人頭眩。壁腰有一處。巉巉攢結成小普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壁下。泓渟清徹。寺僧云。往有用此水熟腥物者。泉輒伏。至誠懺謝。復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攜有天池茶。命僧汲泉烹點。各盡一甌。布壇盤石。轟飲至夜而歸。

石壁聖泉令人神往

游西山一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峯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塞帷一望。葱菁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巉巖西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前君繼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臥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臥一佛。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磐。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剝缺。上剏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跌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叱聲。又類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磐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

奇甚

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游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踈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茆屋石垣。蕭然村巷。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為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苦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瀉小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為栢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颯颯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厨。以手掬飲。

讀至此
不覺肝
游

汝成忽
談道學
竟無聊

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為池。金鯽萬頭。翕忽水面。投以胡餅。啜啞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左右胡言。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卧。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質質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玄門所寶為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領之。

游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罷。即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筆。

有此勝
遊足矣
乃欲以
爲卧室
酒樓望
何奢也

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隈青靄相闢。旭光薄之。晶
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
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栢交羅。密蔭獨異。他
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觀已拾級而上。
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闊。壯大抵西山。蘭若碧雲。香山
相。昆季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嚴香山。魁恢余笑語
同游。若得碧雲爲卧室。香山爲酒樓。豈羨化樂天宮
哉。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
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憇。下

別一洞
天之趣

到此無
自衣送

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四巔。尚揜雲霄。少憇。予賈
勇復登。俞君從石屑确确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正
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
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衛者山
外。北向層層峯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
玦。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蘓門嘯。
令萬巖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
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
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蘿疾登。捷若

酒誑言
飛仙詭
甚趣甚

猿猴手擎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從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踞獻。遂取壺蓋。適飲數巡。探鴟夷之腹。無餘瀝矣。下飲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秔稻千頃。皆在目中。

游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鑄泉流滙于澗。湛湛澹澹。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床可憇息。題咏甚多。莓漬不可讀。又有

此僧亦
須一看

石洞在山腰。若鼠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從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巉。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游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時僧。答云。甕山。余誤記石經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廢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鋤犁。咸置垣下。西湖當前。

亦一証
據

水田基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頽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闢寺後扉。躡山巔。頑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中殘石斷碣。悉經爬搜。有一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歎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小西天一

自盧溝橋折而西。眼中乍離車鐸煤塵。路上馬蘭。作花碧紫。滿谷如脫籠鳥。日在條綫。忽觀平原草樹若

奇峯絕
壁仙界
也

歸故巢矣。夜宿野寺。壞殿頽牀。獨面壁稍可觀。早起行七八十里。高嶂拒馬首。破壁而升。至壁上。則羣峯盡出。對面兩尖峯。拔地起若雙乳。其中一山雄峙。所謂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馬行山麓。上廣下削。若走屋廊間。時天已暮。雷聲隱隱。出山腰。相顧憂雨至。亟走始得達東峪寺。寺門白楊成林。風吹慘悽。夜不能寐。携諸公飲寺門右隙地。地光淨似人家打麥場。余出一令。每人說一魁一虎。須一二年間新事。不能者罰巨觥。一客談虎旋撰說不成章。滿座皆絕倒。

小西天二

是日天氣清朗。路無纖塵。過澗半里許。舍騎扶杖。甫
升巔。忽墜井。凡三四。乃得高曠處。休焉。俯視王黃諸
公乘馬過澗。若嬰兒騎羊。不覺失笑。從行兩童。竊放
爆竹。爆聲爲四面羣峯。闕過迴旋。食頃方歇。至此始
循石壁行。甃石上壁。陡起百餘丈。縫間松栢叢生。若
翠屏。諸公各踞路傍。一石浪謔。遙見平臺。復廊未欄
碧楯。出于山腰。如在天上。莫不踴躍再陟。再休。凡數
折。始到所見碧楯處。欄內屋爲石經堂。堂供石佛四

令人神
往

令人神
往

壁皆嵌石刻佛經字跡。疑出是元人。石經洞凡七處。
堂左二。堂右三。堂下二。皆下榭。固人不得入。惟近窓
經歷歷可讀。字有遒古者。亦有姿媚者。此隋靜琬禪
師護法深心。諸碑序其顛末甚詳。自宋迄元。皆有石
刻。添入。乃今二百餘年來。無有一人插寸石。隻字其
間者。佛法彫零。殊可悲歎。更百餘年。安知靈藏法寶。
不爲豪家墓碑乎。余欲與同游諸公。各出月俸。增刻
數片。爲後來倡。但遊屣匆忙。不能知洞中所缺何經。
俟異日檢閱目錄。了此一段因緣。洞上爲五臺相距。

國橋方
壺如在
目前

近我夙
快絕
快絕

雖不甚遠。然臺具一體。拔地特起。不相粘連。北臺甚高。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臺上各有白石小浮圖。乃唐金仙王所建。又有巨石號曝經臺。五臺之外。環以巨嶂。其石紋或類雨點。或類卷雲。具回家種種皴法。令低回難別。古牌甚多。人倦不能讀。予猶記少時同兩弟讀書杜氏庄。偶檢游名山記。至石經洞。相與駭歎。此靈境奇蹟。何時得一瞻禮。今偶以編摩隙晷。裹糧浪遊。此洞忽落我杖履下。回想二十年前語。不覺忻喜過望。獨恨兩弟不在側耳。丁酉四月初一。

日記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處。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檻楯間。閣後有軒度巖上。出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壇在殿內。甃石爲之。壇周迴皆列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月寫虬影。幾無隙地。最可喜者。松枝粗于屋柱。去地丈許。遊人持否。循行其上。如履平道。時王則之。黃昭素。顧升伯。丘長孺。諸公俱坐松了中。看月從下觀。

洗如回
圖

者聞咳笑聲皆疑鶴鶴之宿樹杪矣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勝。龐涓洞尤為諸洞第一。予既登山頂。峯如聚壤。水如曳綃。顧見右腋峯腰間。朱檻掩映。度有異景。遂棄諸公。橫度數十間。至一逕。迷不得前。適一僧曳杖徐行。予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予。予問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龔僧也。予指檻所。僧遂前導。轉山麓。可里許。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為龐涓洞。予入洞禮佛畢。偃仰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

如在西圖

派天之勝當為方內第一王蟠有緣得至此而諸公不之晚矣

前引洞中嚴淨寬敞。兩辟石乳滴瀝成物狀。如繪畫者。不可勝計。一井絕深。投以瓦礫。宛轉錚錚。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渾河。往有人縛一犬置井中。驗之果從渾河中出。予再探諸洞。俱奔淺。遂返方丈。侈談所見。驕諸公。王則之強言不須游。余笑曰。至戒壇不見龐涓洞。與坐宣武街宅中。何別。洞中多鷲管石。可入藥。予以語昭素。昭素始大悔不遊。

游九龍池

庚寅清明。余與全伯典陪祀畢。循山趾而西。度危橋。

到此地
當有起
然之想
之想

其下水涓涓疎林內朱門隱隱訊山中人云此九龍池縱可五丈衡倍之池上石壁躍起百餘丈衡理稜層迺緊余笑指曰此余鄉吳供奉所作斧劈皴屏障也仰觀山腰黑石多類碁枰余躡石罅約步百餘坐一枰上尚餘半席地大呼伯典共坐伯典不應余攀藤聳身欲更上顧其巔削立無安足處惆悵而返就伯典飲池邊三爵後遊興復發伯典挽余裙余不聽循垣疾走忽得一逕逕止受一足猶皮踵空中呼童後掖偃行數百步稍平輒休久之始達山巔尺寸之

間攢筍百里有栢數十株青葱似新沐採噉之其異他栢此中甚險不知何人手植山深日暮怪鳥啁啾予心悸而下

顯靈宮西閣

都門有二高閣曰毘盧曰顯靈西閣毘盧在城外止宜晝游看月則莫便于顯靈八月十四日余同王則之陶周望諸公遲月于此天漸暝俱倚朱欄東望俄吐一星火忽滿半規有頃黃金盤躍起可數尺許似破地而出紅氣艷艷射殿角俯瞰市井間正黯黯也

比落照
當作二
大觀

是日周望極談西湖山水之佳麗花事之繁華痛飲
極歡而罷

顯靈宮栢

顯靈宮多古栢東閣二栢尤奇幹葉上拂雲霄下掃
階砌游人手約垂枝乃得入觀每與遊客到坐其中
如坐疎幕內雖當炎夏了無暑氣目光不穿影繁色
淡有類月夜自余與汪靜峯無念和尚遊此始與此
樹相識今八九年矣每夏秋之交必偕友人遊數次
余嘗謂戒壇老松城外柰子花顯靈栢可稱卉木中

妙處其
處不出

二絕又兩真官舊為師弟今兩祠相對故生此二栢
隔之道士云

極樂寺紀遊

高粱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白練千疋
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上水中兩波相夾綠楊西
行樹古葉繁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岸北
佛廬道院甚衆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
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間極樂寺
去橋可三里路逕亦住馬行綠陰中若張蓋殿前別

世外音
觀

極樂國
度不過

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班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
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遊。此予弟中郎云。此地
小似錢塘蘓堤。思立亦以為然。予因歎西湖勝境。入
夢已久。何日往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
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

三忠寺紀遊

出崇文門二里許。為大同橋。水從王河中出。橋下水
飛珠濺玉。若松稍夜聲。林間桔槔相續。大類山莊二
三園亭。依澗臨水。小刀從几案間過。稍北為鹿園。方

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偃仰。與高塚相錯。每客至
則驟馬驚鹿。以為戲。數武即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
森沉蔽日。都人所為黑松林者也。帝庄在橋上。南北
相去四五里。門外路逕甚佳。清流一線。綠樹如城。遠
望林木陰翳。不知幾百重。垣內寺館俱新整。而臨流
一亭尤為遊屨所湊。蓋喜其疎野空曠耳。又有柰子
樹亦相近。虬屈離奇。蔭如數楹。夏屋三夏葉密時。列
坐其下。微雨烈日俱不到。袂余同友人送客三忠祠。
友人俱心閒喜遊。兼以日長無事。故得徧跣。然皆寓

目而去。未暇周覽。聊志其畧。以俟異日。乘暇再遊。戊戌四月十四日記。

錦石灘

以下叙里中舊遊

余家江上。江心湧出一洲。長可五七里。蒲洲皆五色石子。或潔白如玉。或黃色透明如瑪瑙。如今時所重六合石子。千錢一枚者。不可勝計。余屢同友人泛舟登焉。淨練外繞花繡。內攢列坐其上。似在瑤島中。余嘗拾取數枚歸。一類雀卵。中分玄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數道。如秋天晚霞。又一枚黑地布金彩大

約如小李將軍山水人物。東坡怪石供所述。殊覺平常。藏麓中數日。不知何人取去。亦易得不重之耳。一日偕諸舅及兩弟游洲中。忽小艇飛來。一老翁向予戟手。至則外大父方伯公也。登舟大笑。若等謾我取樂。次日送遊錦石洲詩一首。用蠅頭字跋詩尾曰。老懷衰颯。不知所云。若爲我塗抹。雖一字不留。亦可笑夫。此番歸去。欲再覩色笑。不可得矣。

岳陽紀行

從石首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蓬窓下飽看。

足。最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餘里。猶盤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没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處。蓋江水縈迴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祇覺濡遲耳。過岳陽。欲遊洞庭。爲大風所尼。季弟小修秀才爲詛抑。秀才文多謔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揉爲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抑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袍相調常事耳。因大笑。明日風始定。

嘉魚紀遊

舟泊嘉魚縣。訪李給事景曾。景曾延杖歸。踰三年矣。

一見喜劇。欲狂握余手曰。兄真信人。不渝宿約。登樓痛飲。至丙夜。時劉字初平倭報甚警。景曾慷慨談兵。因訊近日人才。余曰。人才吾不能知。第有一切喻。仙鶴能爲臺榭點綴。光景然。決不能耕田負重。猶能護衣篋。鷹隼能致野味。然不能禁其食腥。噉羶。通此則蒲世界皆人才矣。景曾亟賞之。明日遊近城諸山。山石枯梗。山樹森勁。水直行山下。無纖毫紆屈。大約俱類景曾之爲人。留二宿始別。

妙喻

大別山

江漢會合處大別山隆然若巨鰲浮水上。晴川閣踞其首。方亭踞其背。遐矚遠瞻。閣不如亭。予攀蘿坐亭上。則兩腋下晶晶萬頃。舟檣順逆皆掛風帆。如蚊蝶成隊。上下飛舞。遠眺則白浪百里皆在目中。浸遠漸細。咫尺會城千門萬戶。魚鱗參差。蜂窠層累。余住山中。飽看二日。朝則炊煙暮則返照。濃淡掩映。備諸變態。獨訊鸚鵡洲不知所在。余因歎。禰衡掉腐儒三寸舌。輕捋虎鬚。其死于銀錫翁手。固無足怪。所可恨者。阿瞞蓋世奸雄。謀士如雨。猛將如雲。而孔北海以一編急書。生薦何說乎。卒使之發顛狂。喪身失命。豈惟不識曹亦不識衡矣。

龍湖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爲潭。潭深十餘丈。望之深青。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緣得存。突兀一峯。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也。潭右爲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縱目。則光黃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

可觀

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孱陵石首
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故識癸巳五月五日
記

二聖寺遊紀

甲午清明。諸舅率余兄弟出東門踏青。行二里許。至
二聖寺息焉。寺僧具茶菓。仍出余少時題壁詩。每漬
虫蛀。似觀古人墨跡。不復知爲少時筆也。寺有世支
佛牙。方長寸許。凹凸處如古篆。又有宋黃衣使者勅。
絹墨若新。僧爲言。往有趙松雪羅漢卷。已入故相家。

佛法盛
于唐有
由來矣

今存其贗者。其松雪金書蓮華經。固在。然筆法微弱。
且無款識。恐亦贗本。覽畢出禪房。倚門外叢樹中。問
僧。二聖因緣。一老僧答曰。二聖事載芬陀利經中。其
顯異則始于唐。此中老僧相傳。唐某年。邑令與沿江
居民一夕同夢。神人來告。明日當侯我江干。次早官
民相驚。候江上有沉香二根。逆水而上。相率牽挽。纔
至岸。忽行者自西來。云此木奇甚。然非我等莫能雕
飾。乃令官民移至安遠寺殿中。闔扉七日。煙霧迷空。
朝昏莫辨。七日以後。忽露光明。啓扉視之。則二像宛

然夾佛而立。大約如世所塑金剛。威猛異常。而杭州有商人某者。舟出楊子。二童子求附舟。至暮謂商曰。今夕當爲汝牽舟。但莫相窺。行卽速也。至夜舟行。若飛耳邊。惟聞風濤聲。商穴蓬窺之。惟見二金剛挾舟而翔。懼甚不敢復窺。比曉舟已達寺傍。問知爲南郡公安。蓋一夜行三十里餘矣。商大驚。起視寺中佛邊所立二像。卽昨日掖舟人也。商愈駭。方欲瞻禮。亦立化像前。衆僧聞之。競來瞻禮。商顛頗忽。長眼突而頰。儼若龍形。少頃復活。告衆僧曰。吾二聖護法龍也。二

佛法廣
天爾

聖一爲青葉髻如來。一爲盧至德如來。皆過去恒沙劫前寶藏佛授記五百童子之二。歷百年後。吾肉身當有難。然不敢加害。更三百年。香像肉身方歸。劫火言已復暝。衆僧爲漆其軀。祀二聖傍。卽勅所謂黃衣使者也。黃巢之亂。賊見像抽矢欲射。像忽汗出。若雨。賊大懼。引兵去。一邑獲生。至宋某年。寺果火。年月一如所記。余因歎佛法在周末時。芬陀經之入在六朝時。而青葉盧至之跡顯于唐者。與經所說若符。合券。嘻。何其竒也。同游俱攜有酒肴布席門外樹下。各賦

一詩而歸。歸憶此古佛顯靈異于吾邑。而他處招提。卽未見有供二聖像者。亦法苑中一僻事也。遂篝燈記之。使局士觀此。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

啟王荆石座主時方家居

恭惟老師閣下。道協黃中學。探玄奧。承天而爲一柱。佐地以育百昌。九夷八蠻咸訊。寇公之舉動。兒童走卒。皆知司馬之勲名。至于進退之間。尤處禮義之正。初則安車屢駕。尚躊躇而未前。既而溫綸載頒。始幡然而就道。東山再起。謝公果慰。夫蒼生震器。旣安。留

侯遂托于黃石。成而不宰。去之弗居。歸山而道彌尊。晦迹而望愈重。惟烏衣之舊第。卽綠野之尊堂。托勝情于雲霞。寄遠襟于魚鳥。斯可謂功成身退。奉行天道者矣。宗道謏劣之才。猥下之品。昔奏薄技。遂荷甄收。拾之藥籠。近于函丈。身豈北野之馬。哀其長鳴。人非南山之銅。施以鎔鑄。此之爲德。銘刻爲輕。特以陰陽爲患。霜露徂侵。因掖肘之忽生。守蓬戶而未出。是以老師還朝之日。曾不得與望塵之衆。肅迓台旌。及歸里之時。又不得從祖帳之末。遙睇仙舫。歲月冉冉。

心旆搖搖去年迥于父命復就微官李御無從馬帳
迥隔過平津之館猶想光儀望吳會之雲徒深仰止
斯宗道所爲日夜懷歎夢想爲勞者也緬思老師毗
世之業已畢出世之道雙修直窺洙泗伊洛之源參
以青牛黃面之說久詣寶所已得玄珠如宗道者跼
伏數年學無寸益亦欲稍窺性命之理少副賞鑒之
精而弱植鈍根欲從末由老師亦憐而教之耶
入場之役匆匆具啟附候臨楮

答編修吳尚之

灰之至

根塵之
義剖晰
了了

來劄云年來寔見全體顯見而根塵偶處遂爲物轉
不知足下自早起至晚是根偶塵耶塵偶根耶根塵
偶時根名物耶塵名物耶爲物轉時塵轉根耶根轉
塵耶此全體受根塵轉耶不受根塵轉耶若受根塵
轉者不名全體若名全體亦決不受根塵轉矣足下
遂爲物轉一語成虛設矣願足下明以教我近來學
道者多半是虛脾大率欲人說他志韻高遠有道氣
便作官而已獨足下眼睛如此其于作官一念想已
灰冷如今真叅寔證續佛慧命者非足下其誰弟塵

緣不斷。好名好官。都是眼明作祟。然則足下兩眼。是足下功德天助道品也。一笑。

龔壽亭母舅

三年之間。時時聚首。暢飲極盡山林之樂。將爲此趣。可要之白首。而微尚不堅。匆匆就道。寒月長途。嚴霜摧我鬢。朔風鑽我骨。亦復何興。而蹙蹙不休。遂使雲心齋前。蒼筠無色。薜荔笑而猿鶴怨。蓋未抵濁河而意已中悔矣。且年來放浪詩酒社。并腰骨漸粗。意態近傲。昔年學得些兒。整折盡情。拋向無事甲裏。依然。

總似北山移文

石浦河表生矣。前偶有詩曰。狂態歸仍作學謙。久漸忘。蓋情語也。千萬莫輕易出山囑囑。

答汪提學靜峯

趙侍御來得手教。相與撫掌大笑。再三把玩。心癢難禁。卽日作一答書。而臺憲森沉。無敢將去者。今復得手教。名言滿紙。益修密行。不被人覷破。尤是妙語。正與弟前答書相合。但兄說得渾涵。而弟發洩太盡。卽此便是弟不能密行處也。此箇密密關竅。惟兄能知之。亦惟兄能行之。弟則行解絕不相應。三復手教。徒

得李白
春夜晏
桃園記
之神

增媿歎所云昏昏度日四字正爲弟設。兄宦業粲粲，品望日重，惺惺不足以盡之。况昏昏乎？良背舊侶，獨一蕭玄圃、王衷白，歲月幾何？良朋難得，茫茫宇宙，尋素心友，易尋，怕死友難，卽如玄圃、衷白二兄，性命見解較良，背時固大進，而生死恐怖較良，背時則漸退矣。大抵二兄與弟俱逃不出昏昏度日四字。兄惺惺者，幸先度我，猶憶客歲諸兄夜集談及去我相之難。弟應之曰：諸兄終日波波爲人，把我撇在一邊，安得談無弟？願世人且有我相，譬如世人重金銀者，什襲

痛快

有吾斯
未信之
解

深扁，惟盜是虞，何也有金銀相也？世人若有我相，亦必急急忙忙，尋一片安頓處，肯任阿旁獄卒負之而趨哉？若真欲參禪，此時單單只有一箇疑，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至于要修密行，兄意不過欲遮護得十分完好，此于作官及應酬世人，甚妥。打發生死尚覺未穩，如何如何？弟此論甚迂，聊補大教之所不及，風便更望教之。

劉都諫

二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分袂，益無定矣。然諸丈道

厲望嚴

路修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跬步之間有若天涯倍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釀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恍如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奈何奈何仁兄宴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顧竒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梅開府

忽接手教展誦不能去手門下功蓋天下而文章亦

妙天下詞客文人欲爲詩歌稱功頌業而不可得卽搜腸竭吻曾不滿大中丞一笑今不佞幸藉筆札之役少寄讚歎深媿樸遯不能藻潤天言以當台意而門下顧先之以華牘重之以厚貺是詞客文人所不能得而一椎魯少文之夫乃緣蒙之能無靦顏也

湯義仍

一別遽隔歲矣王子聲音耗足下亦聞之耶此君神強骨勁雙眸清炯有壽者相弟卽聞亦未忍信倘傳者非謬則造物亦太不憐才矣何論世人足下久淹

墨綬又奚擇也。以弟觀足下，如世說所刊文學豪爽言語，蓋摠具之所取，亦已太過。宦路升沉，自不必論。不然是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黃司業毅菴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謔，俱爲夢中事矣。仁兄坐臯比，海內青衿圍繞，义手諦聽，鳴道覺人建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畧無短長之效。言之汗頰，手欲遠及，兼之新刻甚感高雅，展讀新課，不能去手。旣羨海內奇士之衆，又羨法眼賞鑒之精，仁

兄造士之功，此其一斑矣。

又

橋門士皆海內名賢，莫不長跪聽命。足下至貴倨也，而几席之間，左攬右眺，無非名山仕宦之樂。與棲隱之趣，一日而有之。安在世間無揚州鶴也。弟入春來，拮据嫁奩，冗瑣可厭，窮與忙會，貧與病兼。今尚平之辭脫語累幸粗畢，從此五嶽之遊，不作障難矣。明年有坐小舳，杖枯藤，泊燕子磯下者，吾兄試屏八騶訪之，則手教所約一觴一咏，因此攬結，不旦夕可踐耶。

李卓吾

讀之帳

忽得法語助我精進不淺。又得讀近詩。至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使。我。婆。娑。起舞泣數行下。近作妙至此乎。豈惟學道不可無年。沁水父子日與翁相聚。想得大饒益。焦漪園常相會。但未得商量此事。陶石簣爲人絕不俗。且趣向此事。極是真切。惜此時歸里。我輩失一益友耳。王衷白是。一本色學道人。此外又有蕭玄圃。黃慎軒。顧開雍。諸公皆可謂素心友。因手教訊及故云。又諸兄曾論及。

一貫忠恕。生戲作時莚一篇。謹錄一紙請正。二舍弟病瘧三月幾殆。今始愈。已改教矣。

又

前得沁水書。卽日作數字奉報。不知沁水人能乘便寄到雲中不。孫武子註今日過一友人齋中。始得見之。匆匆僅讀得首一序。此等真文字。惟蘇長公有幾篇相近。餘亦未足方也。方同諸兄遊上方歸。纔釋焉。筆小休榻上。忽見案頭有翁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焦弱侯書。又得讀四海人物目力倦而神。

不肯休。今日又得讀孫武子叙，真可謂暴富乞兒也。近日閑中，隨筆記所見所說，將百餘段，不能悉寫。請教聊抄數章博一笑。二弟當在八九月間謁選，三弟在家閉關作時義，前有書來自云決中，然未知命數合中否。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偶筆，頗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亦能解也。笑笑。

又

會語
正在教
中

病瀉甚久。裁候甚疎。心則朝夕左右耳。晦昧爲空。爲
字從來未有如此解者。未有如此直截透徹者。爲之
一字。正是今古學道人銅枷鎖鎖。一切聲聞緣覺。妄
爲修證古德。訶其重厚昏沉。此是通身晦昧。坐在爲
字中者。卽如入地菩薩見性。尚隔羅縠。是亦未能脫
盡晦昧。蓋一分見處。便是他一分爲處。一分爲處。便
是他一分晦昧處也。所以楞嚴經末段。由盡色陰。方
盡受陰。由盡受陰。方盡想陰。由盡想陰。方盡行陰。千
般峴崎。正墮在識陰黑暗區宇裏。千爲萬爲。博得晦

道破學人疾痛

俗學如見

此孔子思狂狷之意

昧則亦何益之有哉。顧安得翁廣長舌頭。圓通手腕。將此金經注釋一遍乎。第恐後溫陵註行。前溫陵註無處發買耳。一笑一笑。雖然。晦昧為空。此是古人禪病。非今人禪病也。以不肖所見。今世學人。其上者。堆積一肚佛法。包裹沉重。還嫌禪學。疎淺。鑽研故紙。不休。此等人。正是為有何曾為空乎。又有一種口裏說我學禪學道。其寔昏昏沉沉。接客之暇。籌計家私。飽飯之後。算量資俸。三乘十二分教。一字不看。一千七百則公案。一語未聞。若此種人。晦昧則儘晦昧矣。但

是。晦。昧。為。有。不。是。晦。昧。為。空。耳。茫。茫。宇。宙。覓。一。晦。昧。為。空。者。且。不。易。得。而。况。絕。學。無。為。者。哉。今。歲。天。氣。不。甚。熱。雲。中。地。高。氣。爽。清。涼。當。更。倍。此。院。署。敞。豁。想。覓。居。士。擲。拂。中。丞。緩。帶。高。談。之。狀。甚。愉。快。也。家。弟。新。到。亦。復。翩翩。自。喜。前。于。一。友。人。齋。頭。見。之。待。渠。寄。到。時。當。寄。覽。也。

馮侍郎琢菴

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既以精誠感主上。荷封綸之錫。又以精誠感司命。延屬續之音。甚哉閣下篤孝之

大議論
結善于
啓生者

感也。展對教言。不勝怛怛。所不忍讀。顧太翁立德樹
功。已足不朽。生榮沒哀。亦無可憾。而未了之志。不竟
之業。則屬之閣下。倘閣下以沉痛致摧瘠。過甚。非所
以安太翁于冥冥也。為太翁為吾道為蒼生。抑哀自
愛。甚幸。

陶編修石簣

得兄與黃慎軒書。知近日杖屨在天台雁蕩間。同遊
者為我家中郎。所游幾峰。何峰最高。何洞最奇。相對
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寫示。小女以產後病死。思

石簣
中郎有
天台雁
蕩之遊
王蟠不
覺技亦
爾爾

欲出游。遣此苦懷。棺斂畢。即同王裏白黃慎軒游小
西天。游上方寺。小西天石經洞。近窓者可讀。此自是
震旦山巖第一勝蹟。有雷音洞。中有四柱。生成稍加
刻畫。為千佛像。四壁皆刻經。其嶺有五臺。北臺最高。
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五臺相近。一日可遍。同
游者以為希有矣。及游上方。則小西天尋常培塿耳。
相去不止蓬櫨之辨也。大約此山從烏山口起。兩山
夾道。間水中流。茅屋麥隴。俱在澗邊。惜天旱。澗涸。愈
進愈狹。愈狹愈奇。至接待庵。則山勢粘天。僅通一線。

以記中
所載述
之同志
者足見
臭味之
好

人從線中進。三步一四。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返觀。此身如有蟹螯。郭索潭底。不見岸端。如此幾里。然後登山頂。據危石。數諸招提。得一百餘處。右有陡泉。石壁光滑。五色雜錯。躍起二百丈。上有石冠石柱。欲墮不墮。仰視足酸不禁。又有望海諸峯。左有大摘星峯。小摘星峯。此皆護山峯也。遠者包絡數層。不能悉記。由大摘星峯蛇行。倏高倏低。越數嶺。乃達一洞。名雲水洞。甫入數丈。昏黑不可辨。一門如甕口。卽同游瘦小者。亦頭腰貼地。乃得過。況不佞之龐然者。

哉。旣入此口。篝火一望。高廣俱不可窮際矣。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斂臂拳曲而廢。異狀竒形。不可悉數。有潭。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有龍盤池畔。又有臥佛頭。甚似佛。石獅子。石蠟燭。石鍾鼓。甲之真鍾鼓也。又有玲瓏塔。梵山頂。彌山。此山絕高。不見其末。又有石獅子洞。鍊壁。銀山。雪山。石羅漢。石旛。其色皆正白。或如密脾。或如蜂窩。甚高廣。驚心駭目。同游客有熟東南名勝者。亦歎詫稱竒。惜遊此者少。游洞者尤少。以故無名于世。卽我輩亦但知有小西。

天不知有上方山也。游眺甫畢，入門偃臥，少休脚力。而盛族大學君來索書，蓬首信筆作此奉報。心所欲言，時迫不能縷縷。弟畏熱畏勞，殊無主試興。倘中堂見許，八月間出入盤山一段，因緣游畢，當再報也。足下選勝乎南，我輩探竒于北，固知世間大有間人一笑。一笑，二弟不知尚同游否。索書人甚急，不暇作家書，倘相聚以此示之，見弟近况耳。

又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

三句結

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躑躅一室之內，婆娑數樹之間，得意無處可說。雖居鬧世，似處絕崖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朋儔，甚于衣食。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鵠。鶴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卽掣條裂鎖，與之偕飛。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弟無日不詩，間一禪。禪卽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杖屨所至，應有紀述。併乞錄寄燕中，求友亦甚艱難。近又尋得一人，曰顏與朴，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淨。

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讚歎。令弟
今秋。倘得僑借。計入都。可得晤談矣。社友頗叅黃楊
木禪。非是不聰明。不精神。可惜發賣。向讀文章。聖中
去。一時兩散。關山萬里。從此耳根。恐遂不聞。性命二
字。熟處愈熟。生處愈生。亦可慮也。謝宛委。從塞上來。
劇談二月。稍破寂寞。惜便別去。拙詩數首。請正聊見
近况。

答江長洲綠羅

家弟既有錦帆集矣。門下可無茂苑集乎。集果行。不

起語

佞當僭跋數語。庶幾賤姓名。托佳編不朽。意在附驥。
不耻爲蠅也。家弟尚未抵家。不知萍踪。近在何處。音
耗不通。業已半載。徵仲真跡難得。其做山谷老人者。
尤難得。明窓斐几。沐手展玩。神采奕奕。射映一室。塵
土胃腸。爲之一浣。十年夢想。虎丘茶。如想高人韻士。
千里寄至。發詭喜躍。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飲之語。
不足方弟之愉快也。弟僅有一女。適人。匝歲。死于產
病。情殊難堪。所幸當事見情。差差。差差。一室。良
朋時來。一觴一詠。消結滌鬱。恩纏。日就輕微。卜

喪明之
慮未免
婆心

夏之病。廢其免矣。知門下念我。故續及近懷。

黃慎軒

過從之興。都爲愛嬾。長暑奪之。可笑可笑。足下去志。遂決耶。采爾蓬蒿之逕。羊求俱遠。花晨月夕。踽踽奚適哉。言之悶悶。十七夕。月尚佳。當暑者。名以遲從者。游郭庄。對芙蓉。聽二高士塵談。大是快事。然須廿日以外。可耳。願生如此骨相。如此危症。恐多凶少吉。奈何奈何。

薛大叅青雷

館中兄弟。漸至晨星。蕭玄圃又攜年嫂。年侄。旅觀西歸矣。幸劉濟滄。趙準臺二兄。一時同補。聚首長安。差慰岑寂。弟罪業深重。波及骨肉。兒女喪盡。孑然一身。所遭之毒。倍于玄圃。仕宦一念。真同嚼蠟。不久當歸田。作治下老編氓也。

答蕭贊善玄圃

篝燈讀兄書。愛我憶我。更私箴我。乃知世外交游。鍾情更甚。豈比塵市朋伴。朝而握手。暮卽掉臂者哉。兄歸山中。焚香啜茗。寄意琴書。取樂魚鳥。真不減飛天。

王荊集 卷下 三十三
仙人惟願文酒之暇。無忘却菩提本願。待取大慧中
峯二禪師語錄置案頭。朝夕相對。弟今法侶益稀。荆
扉日掩。白蘓齋前。草深一丈。亦惟恃此二老友。晤語
室內。法喜禪悅之樂。弟與兄。嘿嘿消受。雖關山萬里。
亦不異刻刻對面也。

答王衷白太史

吾二人心神契合。起念共知。出語同賞。有如形影。跬
步同之。古人所稱膠漆。方知吾二人。尚未親切也。吾
兄行矣。與蕭玄圃。趙準。臺黃。慎軒諸公相往還。尚有

老成典刑之意。乃今諸兄先後分飛。弟雖居城市。何
異孤島。十數日中。與顧黃諸公一晤談外。其餘率皆
杜門下。捷閉眼。跏趺日也。前兩得兄書。及和詞等。筆
朗誦一過。兩腋翩翩。真如籠鳥。覩秋隼。破雲而飛。一
月前聞泰山。迸裂里許。正愁兄遊屐相值。不意窮幽
極勝。跋扈飛揚。向我賣弄如此。雖然。楚中名山甚多。
弟明歲且歸。左挈中郎。右挈小修。狂談浪謔。比吾兄
此樂當百倍。彼時兄當更羨我也。弟戴星幾一月矣。
數時又有未了制辭。須要完結。朝而戴星。夜而篝燈。

伏枕安眠。僅得二更。此時方匆匆撰寫無半刻暇。而溫君下顧云有便郵。信腕信筆。竟不知作何語。兄以意會之可也。又二舍弟新刻甚可觀。今奉寄一部。知兄讀此又添數日喜歡也。

答陶石簣

弟今春移居焦漪園房子庭上。庭正開。忽二舍弟至。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強半是說陶石簣同遊西湖事。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賢伯仲閉門參禪。精進勇猛。令我媿歎。不知此時參得

如何。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一語似無可疑者。便令解不得。亦無損。縱使解得。中甚用也。吾輩學道。雖未必大悟。至于向肉團心上下度穿鑿。求分毫明白。決不作此蟲豸伎倆。兄但于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乾屎橛裏穿破此等語言。是甚麼鶻臭布衫破驢脊背。古人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又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弟近來亦止向無字上做工夫。些小光景。見解都不認著。只以悟爲則。亦決不敢嫌此事淡澹。更去尋枝葉也。兄以爲何如。

答駱儀部

公骨剛志强。有擔荷此事之器。官閒事簡。有究竟此事之晷。真參真悟。是在茲日。不佞畏怖生死。發心參學。今又十年。老冉冉至矣。自救不暇。何能益公。大都此事不從自己聰明得。况從他人言語得乎。不佞雖欲益公。亦萬萬不能矣。

答姚侍御

開採圖說一語一淚。一字一血。方之鄭俠。尤為痛切明著矣。夫中州天下要地。于人則咽喉脾胃也。地瘠

姚侍御
採圖
得玉
而不

而貧。且不時有旱澇河湟之患。今以易疢之脾胃。而烏喙砒酖之毒藥。日攻剋其中。萬一如大疏如云。禍患生于腹心。于戈起于堂奧。將何術救之乎。如此苦心。如此危論。尚不能感動宸衷。回天之策。不幾窮耶。

詩

信陽道中卽事

巉巖繞畛畦。小徑通車馬。卽此是桃源。問津何為者。

其二

四顧忽無徑。僕夫何所往。俄聞車馬喧。疑在空中響。

其三

山下無人踪。山上無鳥語。惟餘一片雲。見我來遊此。

其四

雲中忽吠鳴。豈是劉安宅。近看爨煙青。人家枕山脊。

其五

僕夫顧且驚。鳥菟啼林藪。乃是巉巖傍。流泉挾石吼。

其六

橋上山峻峻。橋邊石齒齒。差暢遊人懷。柰傷馭者趾。

山中看雲

雲學嵯峨山。山似霍霍對雲。雲山何以辨。雲白山色青。

青石橋

青石橋。遶水時時生。細波涼風還。暫至金斗。巖織羅。

其二

鳧青點水心。雲白杜山口。借問山中人。還知此樂否。

三日行山中山盡有感

眼底青山愛。頗真何妨日日對。嶙峋今朝捲幔無。山色惆悵還如別故人。

送李吉士予告南歸

青春乞得淨名身。彩鷁脩脩漾白蘋。此去吳江風月好。爐香經卷伴幽人。

飲小修所攜惠泉

昔逢惠山人。曾說惠山好。季子千里來。同飲惠山水。

其二

竹裏自燒鑪。清煙澹林月。一飲洗煩囂。再飲洗毛髮。

其三

瀉以青玉碗。泠泠色凝碧。憶得在山時。一泓抱白石。

其四

可憐白髮人。朝朝望遊子。今日忽歸來。飲水亦歡喜。

僊人洞

風牽弱水船。山阻漁郎棹。誰識仙人洞。乃在紅塵道。

其二

塵中一百年。洞裏一彈指。仙人曠息間。見我九經此。

萬猿書室

高齋何所有。琴書伴幽榻。中有吾伊聲。聲與猿聲雜。

天均洞

洞裡無人踪。洞外絕鳥語。獨有風濤聲。時出喬林裡。

荷花池

綠水映紅蓮。蓮葉何田田。身在衆香國。沉醉復高眠。
兩岸芙蓉。

南垞與北垞。岸遠渺難卽。此處好行舟。面面芙蓉色。
春色滿園。

結伴來尋春。春踪在何許。濃香雜艷容。已滿山園裡。
四面琅玕。

白日起寒濤。長夏何森爽。中間安鹿床。跌坐絕塵想。
天香噴道。

獨有金粟園。宜供金粟佛。瞥聞金粟香。擲去礙膺物。

蟠栢亭

亭前栢樹子。佛祖西來意。了知栢卽亭。是名第一義。

飛花洞

君家漢水曲。相近武陵源。分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園。

五老峯

峻嶒踞虎豹。蒼翠積莓苔。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來。

滙清亭

小築萬松下。兩耳飽潺湲。莫訝陶弘景。長年只在山。

過鄜城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詩有感弟子鄜城人也

一落書生口。竟香不計年。鬢眉元別駕。翻托李孃傳。
發遂亭

遂亭城外少風塵。夏雲千層山萬層。一片雲山不可辨。相錯還成綺縠紋。

送潘雪松柱史建言謫閩三首

偶緣諫獵動天聞。萬里南遷亦主恩。一壑豈能安薜荔。五雲長自憶蘭蓀。

其二

片帆南下碧江湄。秋月蘆花綰別離。此去莫驚潘鬢改。止緣憂國半成絲。

其三

竭來紫氣滿關門。柱史玄同道自尊。我欲冥心求勝義。臨行乞得五千言。

中郎弟進士

前年羽獵獻長揚。歸去三湘問雁行。作賦麗如表彥伯。通經精似蔡中郎。角巾領袖高陽侶。麈尾憑陵俠

少場。夢草真堪對小謝。種花無那去河陽。

小修弟

却憐射虎人難偶。祇覺雕蟲技益工。白日悲歌燕市。筑青春。失意楚人弓。隴西不媿稱金友。僕射從今避火攻。如此無官窮亦得。高名誰復杜欽同。

夜集大人宅偕中郎弟閱五弟時菀

良夜偕金友。高堂對玉觥。元方今老大。第五漸時名。盡鳳當年戲。彫蟲此日聲。明經應似我。他事莫如兄。

又贈毛丈

跳地元驚衆。操觚更得名。袁耽今不恨。謝尚未如卿。外屬稱昆弟。中腸勝友生。郝郎時過後。相見莫平平。

苦雨

風雨復風雨。蕭條只暗窓。昏沉真似病。壘塊未能降。亦有到齊酒。其如隔楚江。出門覘雨色。簷滴正淙淙。

其二

今春多驟雨。委巷絕經過。跬步若爲去。愁心當柰何。歲年防挂玉。卑濕畏江河。居食都無計。年來憂更多。

食魚筍

竹筍真如土。江魚不論錢。百年容我飽。萬事讓人先。
交態歸方識。冰心老自堅。雨窓歌綠樹。宜醉更宜眠。
馬上起憶石浦山房

此時石浦月。應上遠帆樓。竹裡羅碁局。籬邊費酒籌。
幽情落夢境。良夜踏荒丘。檢點秋來事。閒忙可自由。

村居

日日幽齋裡。殘書只自攤。筋骸謝客便。鄉土定交難。
濕釀苔衣厚。寒攻練袷單。悠悠堪自厭。花鳥歎春殘。

新春索居

春來任索居。青草上庭除。向日憑烏几。因風檢蠹書。
獨行常隱竹。遠害欲同樗。無復看花興。空驚鬢髮疎。

齋中獨坐

經旬不出戶。春草閉門深。豈少爲觀處。都無向日心。
雲根披遠画。竹韻譜新琴。縱處塵囂內。閒踪未易尋。

月夜登樓偶成

涼夜誰堪語。登樓憶所親。無椀瓶共我。解事酒隨人。
未老灰心客。初秋病肺身。山南田二頃。歸計未全貧。

其二

可歎人間事。深盃且自斟。噉名多局面。謀國半噀心。
露下泫風葉。秋高冷夜砧。腐儒無處着。只合住山林。
月下蕭允升顧開雍集小齋賦此

偶集翻成樂。幽花晚更妍。近窓雲片薄。過樹月光全。
小築真同隱。清酬也近禪。莫愁沽酒盡。囊內有餐錢。

其二

宇宙信空濶。方外多友生。世情到口厭。名障入心輕。
月寫風枝影。人驚夜雀聲。射堂千畝雪。乘醉更同行。
同王昭素昭質及兩弟夜飲顧升伯齋中

狹室下簾暖。小窓愛月幽。沉香粘大白。詼語躍平頭。
花鳥談吳事。山川叙蜀遊。霜光猶可醉。道去卽宜浮。

晨起

竹窓朝受日。斐几對維摩。怪石僵枯蘚。虬松茸老柯。
毫米膠硯薄。簷溜入瓶多。此地安禪好。無煩客侶過。

壽鄭大司馬

青山歸去爲功成。笑看人間利與名。三逕新來稱小
隱。一身舊日是長城。石分甲乙屯雲氣。竹長兒孫學
鳳聲。智似子房身較健。不勞辟穀得長生。

偶題

看看衰症到頤腮。宿業泥人未擬回。醉裏童顏金炸色。愁來宦味蠟成灰。此心寧與形俱皺。得道何妨老見催。已約寅年歸淨社。蓋頭茅在夾山隈。

看華嚴經

檢點頭顱祇自憐。雙輪相逼入頽齡。銷除蝸角千生業。憑仗龍宮半部經。簡事只嫌多髣髴。斷疑先擬絕葷腥。六時起坐疏鈔裡。剝啄由他不啟扃。

有感

自辭親返禁林。隨人啼笑到如今。三生白業施功淺。半世烏紗染俗深。往事休污念佛口。新來初歇著書心。朝朝頂禮金容。一榻跏趺對水沉。

雪中共惟長舅氏飲酒

盆梅香裡倒清卮。閒聽羣鳥噪凍枝。飽後茶勳真易策。雪中酒戒最難持。爐心香燼灰成穴。紙尾書慵筆任歌。共話當年騎竹事。如今雙鬢各垂絲。

元宵

獨倚寒簷看明月。月穿凍枝射衣白。火彈捎天聲吒

叱。猛。省。今。夕。是。元。夕。六。衢。今。日。人。如。蟻。到。處。筒。花。吐。
金。蕊。三。更。烟。滅。游。人。歸。月。洗。天。街。淨。如。水。筒。花。開。謝。
何。匆。亟。馬。上。看。花。人。歎。息。不。知。花。笑。看。花。人。轉。眼。豪。
華。也。銷。歇。白。蘓。居。士。大。耐。酸。菜。盂。粥。椀。坐。團。團。木。檠。
瓦。缸。光。爛。爛。不。須。更。買。彩。燈。看。

夏日黃平倩邀飲崇國寺葡萄林同江進之丘

長孺方子公及兩弟分韻得閣字

數。畝。葡。萄。林。濃。條。青。若。若。垂。藤。如。旛。旌。布。葉。如。帷。幕。
交。蔓。爲。寶。網。綴。實。成。瓔。珞。蜩。蟬。通。代。響。清。越。鈞。天。樂。

寒。泉。繞。膝。流。坐。久。怯。衣。薄。霞。外。四。五。朋。一。笑。破。纏。繆。
依。岸。排。繩。床。科。頭。兼。赤。脚。語。或。禪。或。玄。雜。之。以。詼。諧。
露。葵。帶。雨。烹。雲。芽。揀。水。瀹。石。砌。滴。琤。琤。銅。鐺。鳴。霍。霍。
册。陣。分。兩。曹。奮。爪。如。相。搏。百。罰。嫌。觥。小。取。鉢。代。杯。杓。
錦。江。氣。豪。宕。新。都。質。文。弱。其。餘。盡。楚。人。賦。性。俱。脫。畧。
鄉。語。雖。麤。醜。動。塵。珠。錯。落。三。伏。此。中。消。萬。卷。東。高。閣。

題馮中允貞壽冊

鬱。鬱。山。上。松。適。與。秋。風。會。貞。蕤。冒。霜。青。亭。亭。直。如。蓋。
黃。口。鳳。凰。雛。依。條。鳴。噦。噦。清。響。激。層。霄。錦。羽。如。飛。旆。

一自所天亡。淑媛在顛沛。從逝豈不芳。立孤事爲大。
睠此藐諸身。弓裘繫是賴。含血傳遺書。文成起光怪。
植身銅馬間。九域望霧霈。風膏明滅中。返危以爲泰。
丈夫何必能。一聞一感慨。

金人捧劍篇

長安佳麗逢上巳。秦主開筵面曲水。風送鶯聲雜管
絃。柳拂晴煙澹羅綺。此時歌舞臨高臺。千鍾萬騎紛
徘徊。瞥睹金人騰曲水。手提三尺何雄哉。神物由來
經百鍊。龜文龍藻相凌亂。寒光燁奕動流星。紫氣縱

橫爍飛電。乍看出匣氣干雲。莫邪失色風胡驚。歘忽
青天風雨黯。慘淡白日虬龍吟。芙蓉爲鏢珊瑚把。神
彩陸離照四野。令君此際威中原。令君此際制西夏。
于時秦王氣轉驕。戈鋌臨風風怒號。太原以東無王
氣。函關萬里絕鳴鞘。英雄轉盼已沉淪。阿房只今草
青青。此劍毋乃歸延津。靈秘何年出水心。噫嘻。吾將
攜此清邊塵。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
時有衝決面 諭輔臣經理須要得人復

命作詩恭紀

鸞輿回峪嶺。羽騎度巖河。仰睇石景山。俯瞰桑乾河。
桑乾水流何太急。狂飈捲浪高千尺。浮澌穿石吼風
雷。新漲奔崖亂雲日。聖主顧且驚。拊髀呼近臣。僅
一衣帶水。泛濫愁吾人。况復河源來天上。湯湯百折
經龍門。盤旋九曲銀潢轉。澎湃八紘滄海翻。頻年徐
邳無安流。白日蛟龍走林阜。縱有田間豈足依。卽云
疏築那堪久。少府徒聞請萬緡。天吳時復憂千畝。金
簡誰嗣敷土功。玄圭應待濟川手。微臣稽首頌吾

皇。傲予今復繼陶唐。欲笑秦王稱德水。還輕漢武築
宣房。坐令蒿萊化禾黍。還教沮洳襄康莊。載德老農
歌擊壤。洪垓萬里浮榮光。

新正三日雪窓早起

雪窓耀眼明。披衣起梳櫛。鏡光合雪光。光欲透膚革。
面紋千百條。旁竹相虬結。白髭藏鬢中。似欲逃剪鑷。
近服首烏丸。我首何曾黑。回念四旬間。悲歡幾經歷。
愁核埋胸臆。年深愁花發。縐紋乃蓓蕾。霜毛爲枝葉。
譬彼治田人。種麥而得麥。仙藥豈能變。况餌水與石。

白黑亦何殊。母強生離別。且覓般若湯。一澆磊塊穴。

獨坐

天驅赤白丸。遮我東西奔。無履亦無足。來往何頻煩。
坐令六合內。咄嗟換寒暄。投身水火聚。誰能自騰騫。
我生閱新春。已歷四十番。闌入朱紫叢。駑馬隨鵬鷖。
寒熱穿骨髓。憂畏攻心冤。有似魚人網。又類雉居樊。
今晨雪雲重。昏昏朝捷門。結跏擁敗衲。真稱僵卧袁。
逕滑呵導絕。密室誰晤言。凍雀撲紙窓。饒鼠窺殘樽。
呼酒聊取適。苦樂未須論。

對酒

美酒入犀杯。微作松栢氣。佐之芹與蒿。頗有山林意。
不用烹猪羊。酒清忌肥膩。頗有三日紅。囊無百錢費。
不費復不饕。養財兼養胃。都門仕宦者。獨有二樂事。
第一多美酒。第二饒朋輩。欲得不思歸。呼朋時一醉。
劉都諫左遷遼陽別數月矣。遠致酒一甕爲之。

大醉數日

劉君別我久。遠餉酒一甕。甕大容五石。肩夫雙臂痛。
清比惠井泉。白如雪山漣。因憶去年事。朝議同聚訟。

都諫上封章。語意帶譏諷。逐向遼陽幕。官微名轉重。
沙磧驅凍驢。貰酒無餘俸。佳釀及故人。得微減朝饗。
連晨開甕飲。昏花盡如夢。簷曝取殘經。揩眼逐字誦。
斜日射階雪。熠熠金沙動。

過黃河

飛蓋霽色新。爽氣來青嶂。行行見洪河。洪河流湯湯。
津吏向我言。夜雨添新漲。一葉凌浩渺。沸波濺其上。
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雷車爭砰錮。雪屋互排盪。
兒女色如土。老夫神猶王。自矢管公誠。豈憂蔡姬蕩。
高師若有神。布帆遂無恙。三老顧何能。呵護賴神貺。
腐儒一寸心。幸哉天吳諒。刺刺撫兒女。無庸太惆悵。
宦海多風濤。絕勝洪河浪。

題瘦馬巷

此馬從來號駉駉。漢庭九逸應難擬。躑躅朝隨廣暮
風。連翻夜度虞淵水。一自長鳴起渥洼。雙瞳如鏡氣
如霞。陌上驕嘶逢紫燕。溪頭弄影見桃花。越塊過都
真可羨。縱橫滅沒凌飛電。時去黃金燕市空。瘦來白
練吳門短。幾年躑躅老風塵。一朝膂力盡騫騰。土蝕

驄花生黯澹。霜欺病骨太稜層。十年棄置向沙場。伏
櫪壯心殊未央。垂頭却憶長楸道。咄哉胡不遇孫陽。
他時解轡逢知己。雕鞍玉勒黃金珥。努力猶堪馳萬
里。九衢四野任君使。

題栢溪沈先生墨竹

栢溪先生二室英。手抉雲漢披瑤瓊。床頭百斗自浮
湛。胸中五車聞縱橫。興來和墨掃生絹。幅幅宛出淇
園清。古色莽蒼風雨黯。元氣淋漓鬼神驚。珍重一竿
世稀有。已覺渭川無千畝。琴瑟霜葉動秋濤。冥冥烟
幹蟠蒼虬。瞥睹寒氣生兩腋。白雲冉冉墮虛牖。遙想
盤礴落筆時。瀟湘失色神龍走。吁嗟沈翁直節似如
君。脩脩得意兼得神。湖州太常非其倫。

白燕篇爲元馭閣老賦

我聞玄鳥產勾曲。數千年來化爲白。素質本孕隆光
星。玉姿豈比零陵石。雲波日影泛參差。酒泉事遠見
應稀。不向烏衣國裡來。偏宜白玉堂中棲。荆花爛爛
蔭修廡。藜火娟娟映雙羽。輕沾弱絮迎柳風。閑趁粉
蝶度花雨。柳風花雨春未央。雕梁網戶任飛翔。影寫

瑤池寧異色。泥吮珠箔但聞香。人間粉黛誰堪匹。雅
黃翡翠無顏色。簾前拂羽詎相見。幕中巧語暫相識。
朝朝翻玉砌。暮暮度水涯。暮度渾如侵。月色朝翻疑。
是帶霜華。霜華月色相凌亂。遊絲冉冉迷歸翰。豈逐
流鶯媚綺羅。宜隨野鶴凌霄漢。君不見。啁啾叢棘紛
無數。惟有皓質稱天女。高閣曾聞集上真。仙禽自合
來縣圃。又不見。道康堂上喚景怡。感卿感德來相依。
古來良禽多擇主。肯傍尋常庭戶飛。不信主人清比
玉。請看雙燕玉爲衣。

顧仲方画山水歌

良朋投合真有時。十載聞名不相知。偶爾相逢揚子
宅。劇談浪謔忘還期。晚合猶勝不相遇。傾腸倒腹忘
新故。只道長同薊北遊。何意便向江南去。君家別業
冠江南。枕上青山滴翠嵐。密竹繁花迷鳥徑。交疏疊
椀到魚潭。日高酒醒良賓集。翩翩手搦生花筆。險韻
押傳詩客和。新腔填付歌兒習。錫泉酒美海螯肥。玉
琖金盤列繡幃。顛狂肯問烏巾落。奮擲從教塵尾稀。
朝朝暮暮停車馬。嬌歌急管催三雅。杯放香泉月並

流。曲度南樓雲在下。人生朝露復何疑。君歸行樂正
及時。醉月醉花從所好。聽絲聽肉詎言疲。自歌自吟
還自壽。身。前。之。名。身。後。酒。才。畫。皆。絕。智。亦。絕。君。家。名
士誰堪偶。江南樂事難具陳。管領金谷須高人。曹霸
丹青何足貴。終日次壙纏其身。

其二

吾觀仲方画。不從諸家入。亦復不從十指出。直是一
片豪性。俠氣結爲塊。嶠以酒澆之。不能止。忽爾迸散
落。縑素偶然濃。淡分山水。吾不知溪山之貌。仲方仲

方之貌。溪山無情有。情含裏。那可辨。復有表。生未足
混其間。數日苦熱對公所作寒江流。百骸濛濛化潺
湲。心魂清冷絕塵滓。恰逢投礫始驚還。却笑凡手拋
擲胸中活山水。漫從死骨求筋髓。縱然逼真君家顧
長康。抵掌虎頭徒爲爾。噫吁嘻。俗眼賞鑒皆如此。不
重真骨重形似。